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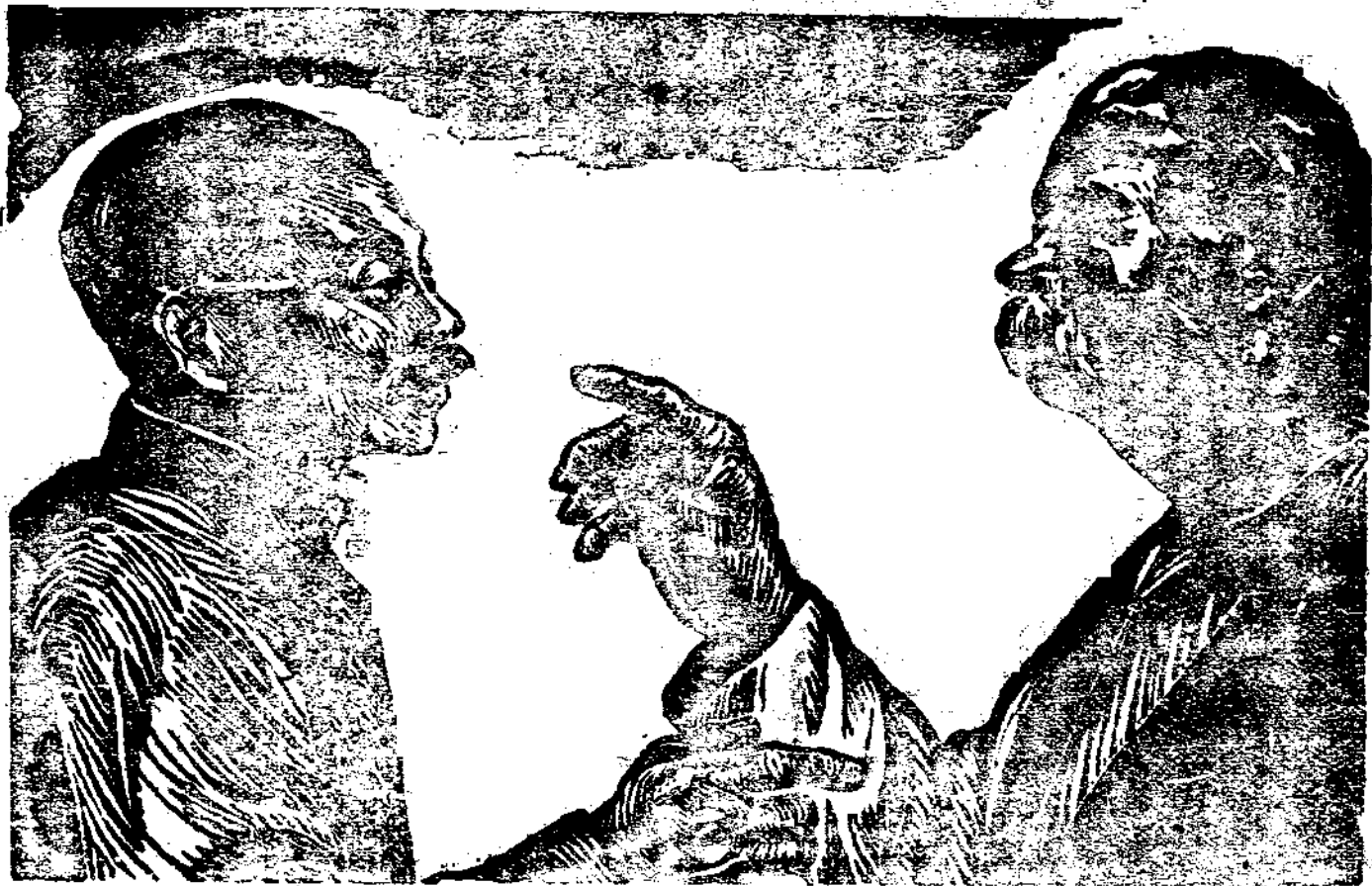
(又一卷)

今日東北

第二卷

第六期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特輯



今日東北社發行

今日東北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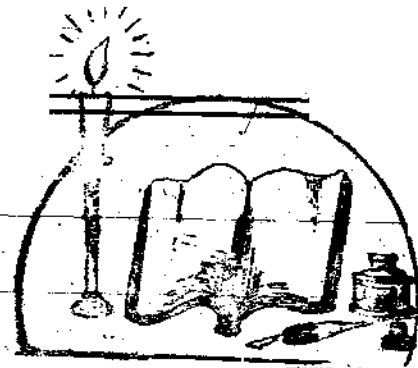
南京圖書館藏

目錄

有感于李大諱	風風方則
如此外交	山一安
夏拜萬歲	高江丁劉
暑夏時節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特輯	
魯迅和思想界	風光社
魯迅先生和我們	高孔本
魯迅先生的生活	本向
魯迅先生年譜	哲郎之雲平手
一年祭	明彭步石
論第四種人	戈范史汗
奴性未滅	沙炮
新生活風景線	蕭丹賀元
「有感」二題	爾基申
特權和車	高員江
小銅砲	章章吳修
朔陽的前夜	
城風雲	
神對話記	
女	
賦	
去吧！孩子們	
場	
藝之歌	
邊黑暗里的火炬	
今日東北青年生活群像	路寒良
合土	何高任
水	
寫字間	
蒙的蛻變	美：拉鐵摩爾
論國民經濟的現況與成長	殷煜

這一期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特輯，並沒有作到好處。因為答

編者手記



應為本刊撰稿的作者，有幾位並沒能如期把稿子拿來，為了期限關係，便不願不這樣草率付排了。但其中的年譜，雖非甚麼寶貴的資料，却也是包括了先生一生略歷與作品年表的整個傳記，或可能給讀者一些參考。

有個朋友從吉林來，說到有位熱情青年，為了讀本刊而想到國是前途的不容樂觀以致流淚的事，真讓我們萬分感動。實在是整個大局在「談」「打」之中拖下去，假使稍一能顧念到國族的生存，能不感到

悲感！

最近投稿者和購讀者的激增，委實給了我們以一大喜悅，我們知道尚有着千萬個心在對本刊寄與着同情和期待，我們不願多說些廢話，我們只有在工作上加緊我們的努力，我們願意和讀者共同來開闢這塊有着寶藏之譽的荒地，一直到它能開出理想的花朵來。

對於吉女中的團體購讀，更願表示我們以如此鼓舞，在工作上能給道出我們的感激。在此，僅向你們

的支持致敬意。

在風雨將要來臨之前，搖櫓的人是願意掙扎着前進的，但假如那風雨已開始降落，則是不是能挽得住這隻扁舟的飄蕩？這問題，搖櫓者是頗難答覆的。水手與乘客的遭遇是同樣的，他當然還願繼續着撐撐，但誰敢斷定他那繼續着去的努力不是浪費呢？

天是越來越暗了，許多人都把希望放在明天，但明天又是個甚麼日子呵。

社論

紀念魯迅先生

十年了。一座暗夜里的燈塔被黑暗吞食了已經十年了。

這期間，許多人的夜航者迷失了方面，千千萬萬的青年被迫而死傷，但這作為前驅者的魯迅先生是沉默了。他不能親眼再看那些污濁那些迫害，他不得不撒手放開了那戰鬥的投槍，而永久沉默了。

但，十月十九日這個日子，已經深深地印在千萬青年的心上。他們已經把哀悼和悲痛埋藏起來，他們將學習魯迅先生一樣，要挺身而戰鬥了。日子雖然往前走了十年，但十年前，二十年前所詛咒的仍是今天所詛咒的對象，十年前二十年所爭取的，仍然是今天所爭取所戰鬥的目標，時間儘管走得再快，也不會把中國帶往健壯的路上去的。事實告訴我們的是：經過了民族解放戰爭勝利後的中國，一切都是依然，甚至我們所詛咒的那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地位，都絲毫沒有變減。勝利，勝利只不過是給極少數人送幾個升官發財的機會，給大多數人帶來了更大的不幸和更大的侮辱而已。

魯迅先生曾遺留給我們一句工作的南針，那便是「站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魯迅先生的一生也就是為了完成這個偉業，而把精力消耗淨盡的。

是的，中國是應該從黑暗中掙扎出來，是應該看到黎明的。但從黑暗到黎明，從羸弱到健壯，是還有着好長一段路要走，而唯一能縮短路程的又只有我們這青年的一代，所以，當現在這地方和這時代仍是不能不詛咒的時候，我們只有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和勇敢，把一切妨害中國生存和生長的障礙，都堅決予以掃除和打擊。只有如此，唯其如此，才能發揮紀念魯迅先生的真價，也才能看到新中國的繁榮和成長。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一生也不會和敵人妥協過的，他是在圍剿和追捕里一步一走完了這人生的長途，他始終未能放棄掉矛戈，但同時，他却也從未頹傷過，因為，在戰鬥中他已經看見了新的中國在誕生的陣痛中了。青年們的血淤積得太厚了，雖然是沙漠，也被這過多的鮮血灌溉成了壤土，而開出燦爛的花朵來了。但這這些花朵開得並不茁壯，正因為它是開在沙漠上的緣故。所以，我們倘要把它扶植得結實，我們就得不斷地增添養料，這工作是艱巨的，但必須須我們這青年的一代來繼承這個事業，因為這就是魯迅先生遺留給我們的遺產，也是先生指引給我們的唯一前進的方向。

十年了。魯迅先生放下戰具已經十年了。

我們倘要紀念魯迅先生，我們便該繼續拿起這戰具，和魯迅先生一樣，向那些前進道上的阻礙衝殺過去。直到把那些阻礙清除無遺為止。

我們在這可紀念的日子里，不妨追憶一下魯迅先生臨終前的幾句話吧！當許多朋友們和醫生向他勸告，讓他休息一年時，先生的答覆是：「你要我在床上躺一年，而任憑他人去鬥爭和犧牲嗎？」由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先生一生的整個鬥爭精神了。他雖然病到垂危是仍不願放下他底工作，仍然堅持着他戰鬥的崗位的。這種熱愛祖國愛民族的鬥士精神，在先生逝世十週年的今天，在國家前途仍無曙光的現在，我們真應該痛發深省，以此作為我們前進的標的。

願自新日始，把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發揚開去，為了新中國的成長，把先生未竟的工作背負起來，戰鬥下去！

南京圖書館藏



有感於長大學生請願

高風

我們的社會，一向是不注意到學校這一部門的，對學生活動的看法，不是認為盲動，就是說有人策動，現在對長春大學學生的請願，竟又有誰異想天開的輕之拈出「暴動」兩個字的罪名，而加以「彈壓」，開槍射擊，這豈但在光復後，豈僅是泰列幾強之一，若世凡還是法治國家，該不龍不說其深遺憾的事！

小學生失學問題，地方教育當局承認其嚴重，而無以解決；中學生的對學校的關心，鑑於過去輸失敗，心灰意懶；能充分的團結起來，具有清楚的理想，熱烈的情感，懷抱着一顆純潔的心，想對學校當局有所表白的長大學生，合法的去要求校長，竟又有這樣的事故發生，想到東北青年學生的前途，當為同聲一哭。

我們相信，長大學生原是不多事，絕不尋張的一群青年。我們知道，現在長大（學聯）有學籍的，最少也是光復前一年備大學生入學的學生。日寇在東北的侵略，儘管萬惡滔天，但對僑滿各大學學生的考取，是百分之百的絕不馬虎，絕不卑污的，這是東北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是我們敢以論陷最久的東北，向國內所有的大學誇耀的事實，因而我們可以說，現在長大學聯，有學籍的十四五個學校單位的學生，實在是替奉了長春乃至東北的青年之職，但這些我們屬望最切的青年，試問教育當局如何安置了？幾次接收大員的談話，那，濤陽大編收的實例擺在那兒，關心學校前途的長大學生，自然不能再被欺了，自其情理中事，主持學校的當局，在注意

到自身及其周圍的人們之餘，若能稍為東北青年想一下，那麼對這些青年的並非無禮的合理的要求，不但不該生氣，而該覺得憤慨，不但不該以為多事，而該覺得當然，不但不該敷衍塞責，要手腕，而該認真的同情，給想辦法，我們以為。

長大學生，我們也相信，是備為為了求學而有要求的，這從要求的問題的本身，我們看得到。更追溯到直到今日長大學生的苦澀情形，我們更清楚的想得到，光復以來，國內各地教育復員的情形如何，我們雖然不能詳悉，但據片斷的報道，我們知道並不理想的，籌備着，無着落的張羅着，然而長春大學早就開學了，不是政府將待接收那個長大開學了，（不消在悠長的籌備中麼！）乃是政府還沒有正式接收，正式承認學籍的長春僑各大學學生，針對政府當來的措施，自動的聯合在一起的學聯，早就開學了。他們慘淡經營的詳細情形，在忙於迎大員，待接收的我們，誰層於注意那些呢！只漠然的聽到他們自己經營

如此外交

江山風

出席巴黎和會的我國代表團，始終是抱着三誠其口的態度，從和會開始就坐到如今。這簡直是鬧場東洋道德，尤其是我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傳統精神的表演，在號稱四強五強的國家的外交，能如此「持重」，實在是能讓其他

，自己管理，自己請先生（有時是請早期同學）給上課，是的，他們並不是舞臺，別其目的，他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能早日上課，——這是連威特派員都不能不嘉許以「目的純潔」的評語的。這豈苦卓絕，在挨凍受餓中苦鬥的現實，又是可以告訴給後方來的人乃至不來的人們的事實。至於把請願的行動加上一個罪名，處以近乎手段，是連威特派員那樣怒髮衝冠，也終於說不出，作不來的事。現在竟能演說，真不能不說萬分遺憾。

然而，長大的同學，這不過是小挫，幸而沒釀成大禍，原不算甚麼大不了的事，我們若再回頭來看一看問題的本身，你無論怎樣理直氣壯，縱然有天大的本事，但能勝過當局的法寶——教育法令與刑例麼？更能逃出了大員的手心麼？於此我們看到了長大同學的命定了的，可悲的前途，結果吃虧的還不是自己！

但我們更知道，長大同學還朝氣蓬勃，絕不似我們這樣懦弱，這樣悲觀，這樣老於世故。——這在一向的苦鬥裏充分說明了的。我們預期他們更堅強的團結下去，在合法的行動中，繼續為了使學校明朗，使自已發展而更堅決地苦鬥下去。

九月二十一日

出席的小國讚美不止的。但當然代表團說話的時候也有的，但那大抵是「贊成」或「擁護」。在報紙上，我們時常可以看到希臘，南斯拉夫等小國時常也要提出問題，且要控訴，美英蘇蘭更要時起應辯，互相辯論。但這時我們的代表

訴，二因要端在大國的架子，三因在表面上似乎還不便於表示親美或親蘇，所以，也只有在那里作個「金人」了。

但不知由于那股衝動，居然竟也要提議了，據說是爲了正義，爲了扶助弱小民族，我代表團提議把柔小國解放獨立，但據說馬上就又把這提案撤回了，據說這是接受了美國朋友的忠告，于是

盟邦萬歲

我們的盟邦美國，爲了對中國完遂某種親善的任務，從去年光復起，直到現在，已經一年又兩個月，所派過來的盟軍，便牢々地駐在了中國。這在盟軍和政府當局來說，也許是一種親善的表徵，但在老百姓這面來說，可實在有點大大吃不得了。這種恐怖與煩厭正如重慶民主報某日的標題：「以前太陽旗，現在星條旗，中國，中國，你是殖民地」一樣，讓人感到激奮與窒息。

自從盟軍進駐以來，都有甚麼德政反映出來了呢？據上海聯合日報所發表的統計是：平均每日死傷一人。我們看了這個統計數目，再看，在報紙上盟軍接二連三發表的，「美軍駐華目的爲遣送日俘」的聲明，真讓我們有點不知表裏，且也不敢對這些聲明之類的文字表示信任了。

最近在上海所發生的美軍毆打洋車夫戴大二子事件，曾經轟動了整個上海，並因此引出了中美人民的「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這些，都是「德政」的徵的事實，老百姓的血的呼聲，當非可以掩飾的。

一個在美軍里作過翻譯的朋友曾經和我說過許。

代表團就正去了這個喜劇里的丑角。

這在向來重視面子問題的國人看來，這種剛一拿出來，馬上便又拿回去的事，是不太够樣的，何況這伸出去的手，還是讓人家拉回來的呢？于是也就越發不够樣了。

不過，這是小問題，盟友的交情要緊，無論甚麼外交外交的臭事，能够比交情還大嗎？

丁一方

多關於盟軍的事，如強拉婦女，調笑女學生，隨便拿中國人開玩笑（開要命的玩笑），以及隨意

論夏時制

夏天過去了，但隨着夏天一同消逝的還有個夏季時間。從十月一日起，又把鐘表的長針撥回一週，把九點變成八點了。這在缺乏時間觀念的我國人士看來，反正也是那麼回事，天亮起來，天黑睡覺，誰還管他幾點。但却有些和時間發生緊密關係的人們，則在這往前一撥往後一撥的時候，却不能不說是大感不便。

中國人向來是有保守性和惰性的，那怕是小小一個變動，也會有人不大高興，所以一向我們是反對改革的。你要提倡新文學，他偏要保守國粹；你要提倡新文字，他偏要擁護方塊字；你說封建不好，他說舊道德萬歲。所以直到如今，表面上雖也起了若干變化，但實質却仍是一如往昔的，就如同把結婚的彩轎換上流線型汽車，把拜天地

對人加以侮辱等事，真是數不勝數。但當時我聽了是不肯相信的，因爲他們是我們的盟邦。但現在事實證明了我那朋友說的不是假話。于是，我也像許多入一樣，漸々感到美軍這般如此的長期駐華，是有些不妥的了。

但感到不妥又能怎樣呢？在市面物資滿是舶來品的時候，在飛機大炮衝鋒槍全是盟邦供給我們的時候，你能讓受到實惠的人不喊盟邦萬歲嗎？至于因此怎樣變爲殖民地次殖民地的事，在統一的旗幟下，當非喊萬歲的人們所能顧惜的。蓋，誰不叫你也喊盟邦萬歲呢。

四十節夜在上海

劉妄則

三叩首，變成對證婚人行三鞠躬罷了。也就基于此，所以中國是不進步的，而執政者也就向來不言改革。

但如總不言改革，似乎又有守舊之嫌。于是便只得挑揀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來個最不必要的變動，這個改過來改過去的夏時制，便是首當其衝的一件。

其實，在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的現在，也是只好如此的。像民主甚麼的改革，是只能用眼睛看，了了事，不能實行的，反之，像夏時制之類的事情，那非無用，只要推行起來，能順行無阻，更不會對大的傳統有絲毫影響，那就不管怎樣無意思也要拼命改革的。更何況這又與「車馬靠右行」同是細米蒜呢？我們當然只有嘆其應該了。

魯迅和思想界

高 風

在直到今日的社會，是往々有这样的現象，有一群學術人在那裏專攻學術，思想的研究，但他們的所學與所信，只能拿到學術之宮裏，來博得別的同樣的「學者」們的驚讚，但對現實社會，和在這社會生息着的人群，却沒有絲毫的用途，像這樣的學術，思想，除了能換得學者個人的榮譽之外，唯一的用途是還可以點綴昇平。

這現象以我們五千年的古國為尤甚。學術在我國，向來就帶着貴族氣味，御用的彩色較之為更濃，不用看別的，連作為傳達文化的工具的文學，都不能脫掉這色彩。直到現在，還仍停滯於貴族的表現，追求着文雅的美辭麗句，而為百分之八十的民衆所不解，這現象，在世界就罕有其比。同時，正因為知識為貴族所專屬，知識人也只好供支配階級的營養，「倡優畜之」，像鸚鵡似的說人家高興聽的話。這不僅因為支配階級有這樣力量，可以宰制，也正因為知識人的有意的諂媚，希望藉此討得主子的歡欣，而作為攀援着向上爬的階梯。

在歷史上，也在現社會上，我們就很少能看見有成就的學者，真肯針砭了時代的痼疾，把學問從天上撒到地下，從象牙塔裏走到十字街頭。提到了學術的大衆化，這在抗戰期間曾被人廣泛的討論過的問題，作為這手段之一，是文學的表現。——作為思想（意識形態）傳達的文藝的創作。然而再去看我們的文學傳統吧，一向的正統文學不用說，就連五四後的文學作品又能有多少

不與特權者一個鼻孔出氣。真能走到時代的前面，來反映時代，領導社會，與大眾一同呼吸，一同悲喜，不是僅少的寥寥可數的幾個人麼？再求能供獻了終生給社會大眾，如魯迅先生的，更能有幾人呢！

在這一點上，魯迅先生，以文學者的資格，站在思想的前衛，愛着中國的群衆，領導了中國的青年，是直到逝世十週年的今天，也仍足以受我們的愛戴與敬意，和永久紀念的。

魯迅先生所認識的中國社會，不是從甚麼理論的系統出發，魯迅先生所分析給我們的問題，也沒有寫出洋洋灑灑的板起面孔的說教式的論文，因為先生不會想成爲一個學者，乃是從活生生的中國社會自身來體驗，來學習，然後加以分析而指摘給我們看的。從古老的社會，舊的窠臼走出來的先生，親身經歷了一個士大夫的舊家庭的沒落的過程，呼吸盡了古老的中國的空氣，體察到在一個大的鐵的屋子裏人們的沉睡的將要來到的結局。

更重要的是魯迅先生沒想過在這樣環境裏，作爲了挽回這一己的小天地——這「家」的頹運，來作最後的努力。反倒爲了更多的人們，希望當來的快些來臨，拋却了知識分子的沒落的立場而站到群衆的一面來作摧毀牠的「反戈一擊」。從這一點來說，魯迅先生是古老的舊社會的叛徒，而是新中國的建設的先鋒。——這正是魯迅先生和令弟的知堂老人的所走的途徑的分歧點，也是先

生的所以永垂不朽的決定點。

比這更重要的，爲我們後生不能不師法的是魯迅先生的不安協，戰鬥到底的精神。

本來，在青年期，任何人是都願意站到光明的一面，在真理的面前，捧呈了自己的生命的。然而社會不是伊甸園，純潔，坦白，直率，真誠的活下去，不是一個美麗的夢。革命不是想像中的武士的英雄行爲，想像過高，過於美的時候，當那苦悶，頓挫，波折，創傷來臨時，是要灰心短氣的，一方面在這樣苦的鬥爭裏，惡勢力的利誘，威脅和買收，更始終不離開一個志士的周圍，假如意志不堅強時在這時便往々要走上敗北的甚而屈服，投降，變節的途徑的。抗戰期間乃至古今來的漢奸，便是這樣走上了出賣國家，離叛羣衆的路的。

惟有堅貞不拔，也唯有認識正確，同時能把自己與廣大的羣衆連繫在一起的人，才能勝過這樣威脅與利誘。魯迅先生的始終戰鬥着的一生，決不妥協的精神，是值得永久紀念和效法的。最初先生想使古老的中國，推運到更合理，更像樣的社會。想用醫學來醫，想用文學來治，攻擊舊禮教，繼之是攻擊國粹的保守者，攻擊「正人君子」，直到最後仍舊「不寬恕」這些怨敵，在這終始如一的奮鬥的生涯裏，不求一己的榮達，忘記自身的危險，來完成了自己的生活職志，是魯迅先生的所以偉大的因素之一。正如巴金所引：「他的垂老不變的青年的情熱，到死不屈的戰士的精神，將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間！」

魯迅先生的服從真理，牢々地把握住變動的眞

地方。是魯迅先生的偉大的另一點。

的一個。

須要加以解釋的，是這樣與「動的真理」的
一同向前進與前面所舉的「變節」的不同。其
實這倒不是難於說明的道理。社會是不停的在
變動，假如去日的戰事，若只迷戀於過去的光
榮停滯於一定的立場。而不能把變動的現實，
更進一步來領導社會，是不久由於落伍，便會
流於玩固的反動的。問題只是在不是仍在爲
了群眾戰鬥。假如是一個真的戰士，直視着新
的現實，是不會拘執於一定型的既往的態度
的。不然，不能跟隨社會來更進一步，這就是
說業已到了自己的革命的極限，停滯在這裏，
反倒成爲贅瘤，成爲古董，向反動的方向來開
倒車，是頗令人惋惜的事。在這意義下，會爲
近代文化先驅的康南海作半部書的名學者，和
小品文大師之類，雖然有這光榮的過去，偉大
的業績，但在變成了廢物的晚年，是給人以寂
寞之感的。

大革命時代，是太陽社，創造社圍剿魯迅的時
期，對這攻擊應戰的同時，更徹底的研究問題，
分析社會，能發現了彼此的謾罵和指摘，都不曾
作更切實的啓蒙的工作的無謂，而更堅固了自己
的信念，來更進一步的是魯迅先生。嗣後，領導
青年，來翻譯介紹，來作文學運動，更有力的
和舊社會相拚的第一人也是魯迅先生。

的真理，仍站在時代的前衛的轉變。
在十年前，日寇進攻華北愈益加緊，風雲告
急的一九三六之秋暮，便拋却了中國青年而逝
去的心境，該是放心不下的。不能從先生口裏
得到國難期中，勝利之後的教訓，是中國青年
的一大損失。在先生逝世十年，而仍舊風雨如
晦的今天，該令我們多麼想念先生呢！

至於「反動的變節」和「超克的前進」的分
別。在當事者自己會明白，同時在注視着的別
人也會看得清清楚楚的。說辦沒有用。你原來
在爲了社會，爲了人群，長眼睛的人都看見的
，現在一變，（或竟不變的落伍，也是一樣
的，爲了一己作打算，無論目的是在名譽，
地位，或金錢，而不顧了乃至背叛了群眾的利
益，這就是有意或無意的「反動」假如仍在爲
了社會苦鬥，不爲時代遺棄，而超克了過去的
自己。這就是前進。

無可諱言，在這前後魯迅先生的思想，有一
大轉變。但不是無故的豹變，也不能淺薄可笑的
解釋成這樣一罵給罵變了。（因爲這樣謾罵，往
容易惹起反感，而更執拗下來，更何況是倔強
的魯迅先生。）乃是以此爲契機，更詳確的諦視
了現實，清算了過去的孤獨的吶喊，無與的仿
徨，相信今後的路子的邁進，不是少數的知識人
的呼聲所能裨益的，於是急轉直下，與廣大的群
衆携手。這是與過去的時代下的先生，把握住了

在先生生前，多少人的攻擊和圍剿，發表文
章的受到刪削和禁止，都不能使先生氣餒，在
逝世後的現在，作些無謂的頌揚，死而有知，
先生該多討厭啊。從魯迅先生的眼睛看來，這
只是蒼蠅的嗡嗡的。

能繼承先生的遺志，和廣大的先生所愛的新
中國的兒女携手，向前走下去，才真是對先生
的在天之靈的慰藉。也才足以紀念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我們

孔有光

魯迅先生始終是和我們無緣的，從過去直到現
在。

遠在九一八事變前，在關內，五四運動澎湃的
過去了，五卅的大革命時代也過去了之後，在我
們這片關東草原上，却還掛着五色旗。「乃不知
有漢，無論魏晉。」在閩南虛度着，沈沈的酣
睡。

的世界。若說文化程度的高度，却也頗「猗猗
盛哉」的，只不過這些關東幾才子式的玩藝兒
和我們無緣而已。

在我們這易趨保守，容易早衰的民族裏，能
從辛亥革命經過五四，到五卅的三個不同的時
代，始終站在第一線上來領導青年的戰士，僅

回想一下當時，寥寥可數的幾張報紙，所附錄
着的「文壇」的貧弱情形，已經可概見一般了。
瀋陽，吉林，和新興的都市哈爾濱，倒也并不寂
寞，却都是三六橋，榮孟枚們詩酒流連唱和酬答

趣味，因而在國內被大家熱烈討論着的問題，
已經爲一般人們所利用的文體，對於我們，完
全漠不相關。

就在這樣閉鎖着，沈睡着之中，幾度國內的

政，文化的運動，都滑過去了。到現在我們甚至不給我們激盪起的一絲絲的波紋，雖然，想像該不會絕無的，在那些先驅者在排除萬難作着啓蒙的工作，是至今還留在我們的記憶中的。

東北的政治和文化，在民國十七年，可以說是一個新的劃期。但我們只要想一下，從十七年才在瀋陽飄起了青天白日旗，計算到九一八，瀋陽滿三年的短促的期間，縱令文化和政令的一樣快，又能滲透到怎樣的澈底的程度呢？

東北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和其他文學者的作品的同時，讀到了魯迅先生的早期作品雜文集，小說集與譯作的。

其實這些雜文集和譯作一樣，不為一般人所愛讀。也許因了那生硬的，往往要給人以不舒服之感的風格。不招人愛的緣故吧。說實在的，真沒有冰心小姐的詩，郁達夫先生的小說來得更流行些，吶喊與彷徨呢，大約是因了據說是名作，才為少數的讀者慕名一讀的。

總之魯迅先生在當時讀者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個一般的文人，平々無奇，至多不過有些古怪的性格的文人而已。

而且這些「文人」們的作品銷路，也實在可憐的很：讀鴛鴦蝴蝶的讀者不讀它，讀韓文杜詩的不讀它，讀舊章回小說的也不讀它，這一切情形，正如今日。甚至還沒有今日的衆多的大中學生的讀者，因而更甚於今日。

九一八之後在日寇宰制下，首先是砂入「內聖外王」之學的把戲，這老鄭頭子的然有介事的呼喊，在我們主子方面，是笑吟吟的在鑑賞

這套把戲，但給我們這群奴才身上的影響，可清。但壓迫愈加重，大家的對真理的渴望的心真不能忽視呢。在重新開學的學校裏，請出來了前幾年回家的學人貢生甚麼的，邁着方步走進講堂，講原道又講原教，猶以為未足，規定了經學的課程，連從初小就編上了孝經，論語，（作為教科書都出版過。）真想不到國內的廢物們張羅存文讀經的幾乎同時，在這荒漠的異域有了同關的天涯知己，原來這些封建餘孽們的所見，竟也「略同」。

直到七七事變前後，在淪陷後的東北這塊地方，這些老調子的喊聲，才漸漸微弱下去，原因是主子們不歡喜，人家起初也沒想叫你過於認真，何況現在業已迎來了「神」了呢！然而縱然在這之後，也仍舊是「天之未喪斯文」因為時局益加緊迫，於是「防嫌」更也加嚴厲，幾乎是動則得咎，於是這套濫調就有了新的用途了，拿它作逃避現實的影身草，倒是再恰當也沒有的。至於在另一方面，在代之而起的新的東西裏，是最歡迎日文的譯本，或二鬼子以及準二鬼子們的作品的，縱然為了原料缺乏，也不得不採用現代中國文學作品，可是在小姐式的滋牙裂嘴的悲哀，少爺痞子的粉紅色的夢之外，是往々不大受到歡迎，通過檢閱，和送到讀者的眼前的。

這影響一直波及到此刻現在。有事實為證：試調查一下看，青年層，壯年層，對古老的東西的無條件的嚮往，和自負頗有新文學，新思想的教養的人們，是到到怎樣的程度這事實，便會充分瞭解在過去竟學些甚麼資料，和薰陶到怎樣程度的了。

但兇悍的敵寇，也終於沒有力量阻住了時代的輪子。東北青年，雖然在嚴重的監視下，不能不多所顧忌，在周密的蒙蔽下，不能不陷於漠胡不

好容易祖國光復了。其初大家頗興高采烈的歡呼了一陣。之後，這熱狂漸漸冷卻了，銷失了，終於變成了疑似麻痺的現在的狀態。能講甚麼呢？樓的樓，舞的舞，滙錢的滙錢，結婚的結婚。我們這群「人下人」，在此時，此地也只好練々大字，念々古文，洗一洗奴化的味道，好準備將來找個機會向上爬吧！同時作為基礎的初步，從處已，待人，作事，接物學起當一個正人君子吧！

以攻擊禮教，攻擊國粹，連「正人君子」們都加以攻擊而終其生的魯迅先生，是和我們無緣的，即使在國土光復後的現在。當逝去十週年紀念的此日，被少數青年們當作偶像敬着，像這樣寫着頌詞甚麼的，魯迅先生死而有知，該討到家的。到頭來不過是在戰士之前喻々着的蒼蠅而已。

十月十八日！

魯迅先生年譜

- 民國三十一年（清光緒七年，西曆一八八一年）先生一歲。
- 八月初三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城內東昌房口。
- 民國前二十六年（一八八六年）六歲。
- 正月入私塾，從伯父馮先生初誦經略。
- 民國前二十年（一八九二年）十二歲。
- 正月去三味書房，從讀於壽鏡吾先生。
- 民國前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十三歲。
- 秋，祖父介孚公因事入獄，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屋中落，累年出入當舖及藥店。
- 民國前十六年（一八九六年）十六歲。
- 九月十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
- 民國前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十八歲。
- 閏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
- 民國前十三年（一八九九年）十九歲。
- 正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對功課雖不溫習，每逢考試必列前茅。課餘喜讀譯本新書，大好小說，時或外出騎馬。
- 民國前十一年（一九〇一年）二十一歲。
- 十二月礦路學堂畢業。
- 民國前十年（一九〇二年）二十二歲。
- 二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遣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課餘好讀哲學與文學書籍。
- 民國前九年（一九〇三年）二十三歲。
- 是年，為雜誌「浙江潮」撰文。
- 民國前八年（一九〇四年）二十四歲。
-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 八月去仙臺，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 國前民六年（一九〇六年）二十六歲。
- 六月歸家，與山陰之朱女士結婚。
- 同月復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中止學醫。
- 民國前五年（一九〇七年）二十七歲。
- 是年夏，擬始創文藝雜誌，名曰「新生」，但因經費不足未發刊。後為河南雜誌撰文。
- 民國前四年（一九〇八年）二十八歲。
- 是年夏從學於章太炎先生（炳麟）。為光復會會員。與二弟作人共譯「域外小說」。
- 民國前三年（一九〇九年）二十九歲。
- 是年，編印「域外小說集」二冊。
- 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化學教員。
- 民國前二年（一九一〇年）三十歲。
- 四月初五日祖母蔣太君卒，年六十九。
- 八月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學監。
- 民國前一年（一九一一年）三十一歲。
- 陰九月，紹興光復，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 冬，寫第一篇試作小說「懷舊」，閱二年始於「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發表。
-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三十二歲。
- 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於南京成立，應教育部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員。
-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被任命教育部參事。是月，公餘編纂謝承「後漢書」。
-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三十三歲。
- 六月，請假由津浦線歸鄉省親，八月由海道回京。
- 十月，公餘校「嵇康集」。
-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三十四歲。
- 是年公餘研究佛經。
-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三十五歲。
- 一月，編成「會稽群故書雜集」以二弟作人之名出版。
- 四月續刻「百喻經」。
- 從是年起，公餘繼續研究蒐集金石拓本。
-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三十六歲。
- 五月移居會館補樹書屋。
- 十二月，請假，由津浦線歸家省親。
-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三十七歲。
- 一月初回北平。
- 七月初，因張勳復辟之亂，憤懣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
-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三十八歲。
- 自四月開始創作以來源不絕，其第一篇小說為狂人日記，以魯迅為筆名，載於「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評擊家族制度與舊禮教之弊害，實為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之最先鋒。
-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三十九歲。
- 一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題曰「隨感錄四十」載於「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後收入雜感集「熱風」中。
- 八月，買公用庫八道灣之房，十一月修繕略備，與二弟作人俱遷入。
- 十月，發表關於改革家庭與女子解放意見，題曰「我們今日如何作父親」載於「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後收入論文集「墳」中。
- 十月，請假，由津浦線歸省，率母同三弟來京。
-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四十歲。
- 一月，譯成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之戲曲「一個青年的夢」。

十月，譯成蘇聯同志巴殺夫著之小說「工人
變路夫」。

是年自秋季，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
學校講師。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四十一歲。

二三兩月校「續康集」

繼續兼任北京大學及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四十二歲。

二月八日又校「續康集」

五月譯成蘇聯愛羅先珂著之童話劇「桃色
的雲」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四十三歲。

八月遷居板塔胡同六十一號。

九月，小說第一集「吶喊」印刷。

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
之房。

同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刷。

自是年秋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
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四十四歲。

五月遷居西三條胡同新居。

六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刷。

同月，又校「續康集」並為校正之「續康集
」作序。

七月，去西安任暑期講演，八月回京。

十月，譯完厨川白村著之「苦悶的象徵」
自是年為「語絲」撰文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四十五歲。

八月因教育總長章士釗之非法，北京女子師
範大學被解散，先生與多數教職員共同成立
校務維持會，但被章士釗違法免職。

二月，譯成日本厨川白村著之「出了象牙之

魯迅先生的生活

蕭軍和蕭紅由東北跑到上海去，會經過着好多
日子流浪生活。那時上海一些甚麼協會，甚麼名
家之類，不管是團體抑或私人，很少有人願意幫
忙這兩個窮光的逃難者的。而在這苦難的期間，
唯一能給他們以溫情和扶助的便是魯迅先生，且
也可以這樣說：魯迅先生不但接濟了他們的寫作
；且也照拂了他們的生活，因此，他們就比較接
近魯迅先生的居處，頗熟悉先生晚年的日常生活
，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便有頗詳細的
記述。如：

魯迅先生愛坐硬木椅子，室內陳設並無軟椅及
沙發，唯一休息時用的藤椅也是硬的。

先生經常穿膠底帆布鞋。因既便宜又輕便。

寫作時間多在夜深二時至清晨，並閉上窗戶，
怕風吹來，吹落稿紙，致擾動心思。

嗜煙酒。煙是一支一支連續地抽，酒則有時喝
，但不多用，因晚年身體太弱。

每天不論風雨。必挾起小包上書店去送稿送信
取信取書報。先生不用皮包。

客人每日不斷，有學生，有作家，有書店老闆
，有其他朋友，因工作太多，雖客人來時，也常
有一邊與來客閒談，一邊校對稿樣的時候。

思索，是先生休息的時候。

以上雖不是先生一生的整個生活情形，但至少
是晚年的一個斷片，且是真實的。並由以上我們
也可看出先生的倔強，簡樸，辛勞和忙碌的剪影
來。

塔」。並出版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及隨感短
評集「熱風」。

是年秋，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中國大學講師，黎明中學教員。

是年秋，繼續為「語絲」撰文，任「國民新
報」副刊與「莽原」編輯。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十六歲。

一月，女子師範大學恢復，新校長易培基就
職，先生始卸責任。

同月，恢復教育部僉事，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慘殺事件後，避難入山
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至五月始歸
寓。七月，每日去中山公園，與齊宗頤共譯

「小約翰」

八月末，離北京去廈門，任廈門大學教授。

九月，「彷徨」及「華蓋集」出版。

十二月因不滿學校辭職。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十七歲。

二月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校文學系主任。

同月，去香港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翌
日之講題為「老調子唱完」

四月至黃浦政治學校講演。

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
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

五月「華蓋集續編」印刷完成。

七月，於知用中學及市教育局主辦之學術講
演會講演，題目為「讀書雜誌」，「魏晉之風
習及文章與樂及酒之關係」

八月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

十月到上海，八日寓景雲里二十三號，與許
廣平女士同居。

同月，「野草」印刷完成。

滬五學界先生至，紛往往請講演。如勞働大學，立達學院，復旦大學，華大，中華大學等。

十一月，應北大蔡元培之聘。任特約著作員。同月，「唐宋傳奇」十冊出版，小說書聞鈔亦出版。

本年並出版「墳」與「朝華夕拾」。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四十八歲。

二月「小約翰」印刷完成。

同月為「北新」月刊譯「近代美術史潮論」及編輯語錄。

五月，往江灣實驗中學講演，題曰「老而不死論」。

六月，出版「思想山水人物」之譯本，「奔流」創刊號出版。

十一月短評「而已集」印刷完成。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十九歲。

一月，與王方仁，樓真吾，柔石等共同查責印刷工藝書籍及木版畫，「藝術朝花」，組朝花社。

五月出版「墜下譯叢」。

同月北上省親，並應北大，燕大之請講演。

同月譯成盧那查爾斯基之「藝術論」。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長男。命名「海嬰」。

十月，為柔石校訂中篇小說「二月」。

同月，盧那查爾斯基「文藝與批評」之譯本印刷完成。

「文學的理論與實際」亦於是年出版。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五十歲。

二月開自由大同盟創立會。

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創立會，此時浙江省黨部呈請逮捕反動文人魯迅。自由大同盟被嚴重壓迫，先生離寓避難，同時齒痛，全行拔去，易義齒。

八月譯了亞克布雷夫長篇小說「十月」。

九月為費非校訂完「靜夜的頓河」過勞發熱。

同月十七日，至荷蘭西餐館，赴數友人為先生發起之五十歲紀念會。

十月，與內山完造共同於北四川路購買組合樓上開版畫展覽會。

同月譯成「藥用植物」。

十一月修正「小說史略」。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五十一歲。

一月廿日，柔石被捕，先生離寓避難。

三月主持左聯機關誌「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為「流氓與文學」。

七月去上海社會科學研究社講「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請內山嘉吉教學生木版畫術，自為講譯，二十二日畢。

十一月「毀滅」裝訂。

十二月，與友人合編旬刊「十字街頭」出版。

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年）五十二歲。

出版「三閑集」。

一月廿九日遭毆爭於火線中，翌日避居內山書店。

二月由內山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

下冊「一天的工作」亦編完。

十月，附印「兩地書」。

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年）五十三歲。

一月四日，以蔡元培之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被舉為執行委員。

二月十七日，以蔡元培之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

同月，書籍移狄思威路租房存貯。

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對法西斯暴刑遞抗議書。

六月廿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先生亦有將不免之說，或有阻其行者，先生不顧，不鎖門而出，以示決絕。

十月，先生編序之「一個人的受難」木版速環書印刷完成。

同月，短評集「偽自由書」印刷完成，並編「魯迅自選集」。

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年）五十四歲。

一月，「北平箋譜」出版。

三月，雜文「南腔北調集」出版。

五月，先生編序之木版畫「引玉集」出版。

八月，編「譯文」創刊號。

同月廿三日，因友人被捕。離寓避難。

十月，「木刻紀程」印刷。

十二月，短評集「准風月談」出版。

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年）五十五歲。

一月，蘇聯作家班得列夫之遺話「錄」譯完。

二月，開始譯果戈里之「死魂靈」。

四月，「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印刷完成。

六月，編選「新文學大系」之「小說二集」並作序。

（下接二十八頁）

無限的哀悼無限的慘痛



兵尖

論第四種人

戈明哲

記得某本雜誌，有過這樣一段話：

「世上僅有一種人，一生為懶惰與睡眠所支配，但却偏喜歡在夢中聽人訴說英雄奮鬥流血的故事。他是在旁人的喊叫中求得自己的滿足，在旁人的行動中看出自己光輝的未來的，而自己却永遠站在一邊不動。」

這是一種甚麼人呢？他還並不是站在鬥爭雙方之外的純粹的中立，他並不只是熱衷的觀望，而且也沒有着期望，但他那期望，却永遠不肯用自己的行動去把它兌現，他只是在空想，在等待，在盼望着光明的到來。

這是一種甚麼人呢？他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反革命者。也不是漠不關心地觀望，而是懷着革命的空想，對現實實行無條件的妥協，所以他有時苦悶，有時徬徨，有時也要感到無路可走。但事實是有路他不走，他死纏住現實，緊抱住生活，而他偏又每天高喊着不滿現實和生着單調的口號，他底心也許是不安于現實的，而他底行動却永遠跟在不

他所不滿的現實的後面，寸步不離。

假如思想問題來了，那麼他是非右非左，也非中立。他也許看過許多人的理論書籍，他對那理論也許是無限同意，但他的腦袋里却總搖擺着生活的影子，一個舒適生活的影子，且有時也許就要想到升官發財。可是他又不肯真的就去幹那貪污的勾當去，於是，苦悶與寂寞襲上來，他不得不又在徬徨線上把日子安然度過。

在抗戰時我們總可以看到一些既沒有勇氣參加抗戰，又不肯甘心當漢奸的一些人，而他們又不是對國事漠不關心。他們只知道每天從報紙上找些希望，從旁人的口里探聽一些好消息，然後他們咧開嘴嘻笑，他們在盼望：日本鬼子快完了！然而你如果讓他出點人力物力來協助抗戰，則他們却又避得老遠；他們不願自己出血出汗，但却願看到旁人用血汗培植起來的花架，因為那結果和自己所要求的是同樣的。他自己不肯往前衝，但却也沒拉住往前衝的人，他沒有鮮明的立場

，他動盪不定。他詛咒黑暗但他却不去打破那黑暗；他渴望光明，但

奴性未滅

范彭郎

在黑暗里住得久了，突然看到了光明，他會感到耀眼。假如他生來就未曾看到過光明，而竟一旦遇到光明時，他定會感到不安和驚恐，因而也許就視光明為不祥之物的。這正和我們作奴才作得久了，突然得到個作主人的機會，便覺得偏促不安，處處不便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不但在滿清時能見到一些卑躬折節，自甘作下的奴才，也不但只是在淪陷期中能遇到一群為敵人作走狗的爪牙便是在民國成以後，九一八事變前，以至光復後的現在，我們仍能看到一些不辨黑白，只知利害的人們，在殘害，在殺戮，在拿青年的頭腦作墊腳石，在製造攀龍附鳳的機會。另外則有一群大甘願作「誰當皇

他却不用自己的手去攫取那光明，他苦悶，但他也安心，他總想把一切責任推諉到旁人的身上去，而自己却落得乾淨。

這種人無以名之，所以就叫作「第四種人」。

(十月八日)

上給誰納進」的順民，不管誰來，不問是非，只要能讓我苟活下去，那你便是好主人，當然，你如果只有我等之處，不管財物人仗，也只有忠實地捧獻上去，因為無論甚麼事，只要是主人吩咐的，便都是應該，所以除了溫馴地執行以外，是萬不敢望「越軌」上想其他的。

於是：這兩種奴才互相扮演起徹底剝削和忠實捧獻的好戲來，於是：主人與高等奴才便皆大歡喜，下等奴才被壓榨一通之後，只要看主人還有笑臉，也便心滿意足了。

魯迅先生在野草里有一篇題為「聰明人和傻子」的小文，那上面就是說奴才當傻子訴苦，說屋

真不淨有陽光，而當傅子真正去給他去打個雷子時，他却又在地上圍着打滾，說有人要毀屋子了。這也就是說假如光明真正到來了，他便會感到恐懼，所以看見有人替他整屋子，他便又不大高興起來。

現在雖然去魯迅先生寫這篇文章時時間已有二十多年，但今日的情形和昨日的情形並不兩樣，大家仍然安于黑暗中，在黑暗中摸索着扮成才發奴才的醜劇。雖然也有人想在黑暗中燃起了火把，搖着震人耳鼓的鐘聲，大喊着衝出去！但人們早已像一團團伏在那些陰濕的角落去發霉，去腐爛，或竟如咒並禱告着去主人快把這火把熄滅了吧！去了。主人的一些則對路的奴才，準備斷要的準備斷殺，放冷箭的放冷箭，向主人報告，籌劃，在企圖消滅這

新生活風景線

史步之

中國人，在人情上「好讓不爭」
傅子「好學不讓」可說一大美
德，以至存忍不爭事非，謙遜不起
驕，倒足好最近情的便宜處：前
傅子「好學不讓」可說一大美
德，以至存忍不爭事非，謙遜不起
驕，倒足好最近情的便宜處：前
傅子「好學不讓」可說一大美
德，以至存忍不爭事非，謙遜不起
驕，倒足好最近情的便宜處：前

個火把和那些打算衝出去的人
于是：火把走開了，遠了，看不見
了，大家便又在黑暗里歌頌起太平
來。

我們的大樓雖已逐漸高聳，小汽
車滿街飛馳，在物質享受上，有些
人或已抓住了前進國的尾巴，而
而自命為業已進步。但我們這個祖
傳下來的奴才根性，不但沒有絲毫
減少，却越發顯示出根深蒂固的難
撼的氣勢，雖然也有人期待着明天
，但明天並不是奴才所歡喜的。奴
才所要的，是生活，是黑暗，是牛
馬式的生活，是無邊的黑暗。他們
願意閉着眼睛，被人踢打，你去拉
他讓他明白明白他馬上就會喊起來
的，原因是他對這樣生活已經感到
「習慣」了。在「習慣」的圈子裏
，我們還有甚麼可說呢？嗚呼！

之廣大何足以言哉？
發瘋的老太婆，一站到人堆里，
便來了精神「你滾！你滾！今個你
要不滾了我，你不是你媽養的」，
被叫號的漢子，手提大板刀，臉上
有點掛不住，爲了在大庭廣衆之前
，證明「咱確是咱媽養的」，于是

們。板刀一落，當場出彩。
至于在街頭，爲着踩一下脚，開
得頭破血出的事，真是司空見慣，
不足一道。

官場的西洋景，更加奧妙非常！
給上司祝壽，先申「當鋪」。給同
寅上禮，預支薪金，這都很平常。
全員花錢買銀盾，說是科長的弄璋
之喜，當然，沒高粱米吃，也得先
顧這個。
至于娶媳婦，辦喪事，大多都是
主人們戴着眉送請帖，客人們咬着
牙去「赴席」，而且，莫論心中多
大的苦惱，見面也總得哈腰爲禮，
裂嘴爲笑，否則，便是大逆不道。

過年卅下晚，當舅父的偷去摸
，向外甥借了十圓國幣，然後便冠
冕堂皇的送給外甥媳婦作「壓歲錢
」，一來一去，「國寶流通」如此
，真是何苦。
自「新生活」一倡，西餐館，大
舞廳林立以來，「面子」一事，似
已不甚重要，中國傳統的以姨太太
創「名流」身分，以大煙槍攝「士
紳」架子的把戲漸成餘浪，末路之
中，多亦不大光彩，雖然，目前的
禁煙令和重婚法，尙不敢在名流，
士紳的面前，施展威嚴。
好在「面子」一碎，既已消除，
作事無妨坦白明朗，心正不怕影兒

歪，行動何必太鬼祟。

譬如，當衆放屁，而若無其事，
這就透着「爽快」，更顯着「利落
」，雖然，近年來，「面子」依然
如故作梗，使人對此，還不敢公然
造次，但，穿洋服，着革履而獨顯
撒尿者，却還大有「絡繹不絕」之
勢，而不減當年。

有不以爲然者：「空氣可吸，屁
」不可不放，凉水可喝，尿，不可
不撒，「更有氣勢兇者曰：「撒
尿放屁，人之常事，何必遮遮掩掩
」，說來亦頗有道理，只是，果真
如此，則小胡同日惠人滿，*街頭
突，不絕，既礙交通，又亂治安。
常此下去，如何得了。
有人說：「中國男人，寧要臉不
要命，中國女人寧要命不要臉」，
實際，兩者相差無幾，皆其有「異
趣同工」之妙，某姨太太和開汽車
的捲透某官人往家裏帶「娘們」，
固似乎皆有難言之隱。下帶子，作
私娼，大概亦有其苦衷在，比如沒
飯吃而打「野雞」，沒錢化去當神
女，想來，這該「社會」去負責。
至于勝利新軍的舞女和臨時太太，
如此之多，究竟底細如何，更亦不
難猜測。總之，要臉，要命，一難
兩全，女人們，能以任擇其一，極
白的在社會上周旋，亦所謂「雖
而可貴」也焉。

某村紳富有這樣的懸賞：女人能不穿褲子，在院裏跑上一圈者，給大洋五百，雖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此小事，何慮無成，屯大觀場實演一過，五百元垂手而得。

美嘉怒人。

至于「吐痰」一事，不唯不有損體面，反而愈增身價，老學究脚到處，總是，鼻涕痰沫，簇擁繞繞，且不管是否馬路，便大吐餘唾，真所謂「文以載道」之爲可怕也。

有痰不吐，豈非癩于肚里，所以亦有嘔歌：「有痰隨便吐，不吐不成痰」之說，是，客廳地毯，樓堂地板，無處不降甘露，甚至牆角，坑廁亦有慘遭浩劫者。

民主國家，一吐痰一竟亦如此自由，實不怪，總理在遺教中亦曾詳提示者。

再談到「吃」！在我國更是過臉的風景，「充饑」一義，屬餘談，而以「吃」一義，拍馬，交往，辦事，都歸入是正經之舉：孩子滿月，過年到節，以至結婚，死人，在「不離「吃」，寫到此，想起了日本人的請帖寫法，怎見得：「本人與X定于X日在X處舉行婚禮，屆時，懇請粗茶，來賓請自備有禮盒壹份」，便不禁使吾

民震然而立，愕然而起雞皮疙瘩，不過，這樣作法，倒也省却麻煩，不像國人一結婚，便紅綠，一出殯，便吹打，以致大使外國人，誤認爲馬戲團和演藝會之開場，硬要買票參觀，則不免大惹風景。

中國人蓋皆崇奉「中庸」之道，凡事不求甚解，從「法令」上作譬，始終三令五申，雷動風行，事實

有感二題

汗雲

上依然馬虎，陽奉陰違，關星各大都市，一度大鎖舞廳，嚴禁跳舞，但最近依然跳者自跳，禁者自禁，更漂亮者，莫過于某市參會議決跳舞對策是：「管而不禁」，原因是「樂而不淫」緊接着，上海某議員也發表了宏論：「賽馬不是賭博行爲，而只是一種運動」云云。新生活運動云乎哉，新生活運動云乎哉，吁噓。

子，用以掛勾于高大樹頂與說一切，母猴子，則適巧以之狹繫屁股，禦防意外的襲擊，今亦所幸某種人類，還能秉承遺志，把它來發揚光大，當可不負「尾脊骨」守家至今，堅忍久耐之苦心矣。

人猴，開始丟掉了尾巴，自然是一種「退化」，現在，人類又要我尋他已失掉了的，想像，也是爲了一種「進化」雖然這一種「進化」是頗使達爾文拍案叫絕，乍生稱奇。

希望，「尾巴」之再生，最好不是歷史的重演，飲水思源：我們只要知道，尾脊骨上確有一條尾巴的史實就行，又何必崇拜至于非換上不可？

前人雖然長着尾巴，但因爲依然赤身露體，多少顯得落落大方，且尾根有毛，既便挑起，亦無甚丟臉處，不似今人硬在尾巴之外套上西服洋褲，反而鬧得不倫不類，非人非獸，倒被恥笑。

有人敏感于此種難堪，乃重新改治，精益求精，一至現在，「尾巴」不但招人憐愛，且亦大受擁護，原因是：尾巴上塗有保護色，隨時可變，原因是，還會玩幾套「二郎擔山」以外的新把戲。

(一) 有感于「尾巴」再生。蚯蚓，該被列爲「可敬佩的英雄」之例的，因爲它已代表了某種人類的「鑽營」工作，但其博得「敬佩」之點，並不只在「代表」着什麼而已，而是當他挖掘一條地道的時候，不含乎，它還確肯利用它的腦袋。

回頭看一看跟着天上下地亂轉的同志諸公，情形便迥然不同，聰明一些的，已在利用洋服褲子蓋住了屁股，而另外一些人，則早已把一條精緻的尾巴，拖在地上。

尾巴，是繼蚯蚓的腦袋之後的新出品，正像一切的「玻璃貨」代替了國貨一樣，論其效能，恐怕還

今人的一條尾巴，尙不及孔雀那般美觀動人，則試問它揚起來的時候露出的，該又是什麼？

(一) 有感于婦運先鋒

自從第二次光復以來，女人們混在：建設舞廳，開放箱子，發動野蠻，補充太太的四項復員工作下不斷在躍躍着對時期的婦女運動。周公既歿，老孔告衰，女人們該顯露身心的時候了。

不錯，光復以來，許多的姑娘愛成了野妓，有這行野妓，却當了官太太，這是一百八十度的翻身。

社會再不容男人去獨佔，女權當然還要提高，密姐，野妓，舞星和招待，既然也是社會的服務者，則

特權和車

特權和車是手足，車同時也是特權的鋪子，牠們是那樣親密，而又能讓人看那那清淨。

在火車站：老百姓三天三夜在那裏睡，擠，挨打，挨罵，結果也許能買到一張票，也許白蹲，白擠。但特權者可以坐專車，坐優待車，而且是大搖大擺，出來進去，走來走去，用着花錢。

在大街上：馬車，三輪車可以向

一旦穿上制服自無妨也帶上階級。大批的觀衆，看見了台上的一男一女，肩來眼去，擦肩拉手，便「通呀」，「勁呀」狂喊一氣。

其實，這是「逢場作戲」，有什麼可「勁」？這是「演技逼真」，又有什麼可「通」？

觀衆們，真是少見多怪，前合的精采，僅及如此而已，這更「通呀，勁呀」的，還不得到後台去鑑賞一下嗎？

年輕的姑娘，一挑眉梢，一扭纖腰「爸爸，不！朋友！現在的女權提高，女性解放，你們男人管不了我們啦。親愛的！再見！咕都伯」轉身沒影了。

沙石平

老百姓擺手不拉，說是人乏或是馬累。但對特權者，這是不靈的，他可以瞪眼睛，他可以動手打你。所以，馬車三輪，見了特權，不是躲得老遠，就是拉起滾完。

在電車上：老百姓雖然坐一次花一次錢，但還時時要被某種有組織組織，且有某種（也是特權之一）靠山的小差把錢掏去。（丟了錢，你如不聲張還好，如果叫喊起來

，也許會給你更大的教訓。）于是揣着錢的膽小的老百姓不敢對電車領教，而特權者却可在路旁招手停車，嬉戲跳上，有時，竟滿坑滿谷地游來游去。

仍然是在大街上：假如是晴天，走路的老百姓可以遇到無數兜風的敞車或吉普車，牠們飛馳而過，會弄你滿面塵灰，睜眼不得。假如是雨天，走路的老百姓，當然也可遇到無數觀賞雨景，或尋花赴宴的轎車，你躲雨尚且不及，牠則又飛馳而過。有時司機先生也可和你開個玩笑，車輪往泥坑里一軋，馬上泥雨橫飛，被濺的呆然，濺人的譁然。老百姓敢說甚麼呢？至于不幸作了這特權的輪下鬼的，那當然也只有怨自己不小心了。

在公園里：門口雖然釘有車馬禁入的牌子，但那是對老百姓說的。特權者不在其限，當然可以驅車直入。于是，可以兜風，可以追女人，而且還可以顯威風。又是在大街上，也許在公園里：特權者可以騎着漂亮的西洋的或美式的脚踏車，軋女人的腳尖，如果你不願意，他則說你不開通，這些好像都是應該的。老百姓假如也有了一部這樣漂亮的車子，則他那車子，只好關在家里。如果冒失地騎了出來。則這部車子便也不應該，「非特權」所有了。結果往來是會

很嚴重的。

特權和車糾纏得是如此緊密，假如有特權階級而沒有車，那則定會減少五分卷色的。不怪街頭的摩托又在徹夜响叫了。我彷彿在夢里也會看到那些小汽車里飄起的唯日本女人才特有的花衫的影子來，豈不禁神往矣！

小鋼砲

炮手

各有千秋。
八路來了，二子一拍胸脯：
老子算你的賬
八路走了，大腹賈一摸牙齦：
大爺有錢

幸哉。倖也。
過去，是「文學家」而「露邊監」的，現在，爲「露邊監」而「文學家」了。

復員辦法

科長級以上外聘，股長級以上內定，小工子級以下，可留者留之，不可留者，去你媽的。



兵尖

「這這千個！」一個說：「喂！後窗戶開了，大概從後邊跑了。」一個人用電筒伸出後窗照去，外，我們都抖作一團，知道這回算糟了，只好等待命運來安排吧，他用電筒向牆外照了很長的時候，他好像和另一個大說：「沒有！」又縮回頭去了，我認爲也許渡過危險的關頭了吧，誰知突的電光一閃，一支手電筒又伸出窗外，晃晃又是縮回了……接着驛院裏一個說走呵！够了，已經抓住十五名了，又聽他們刷一氣掃箱，一個一個都走出大門，接着便起了一陣呼爹喚子的哭聲，從每個屋中傳出來，正在這個時候，我身旁的一個人，忽然仆登的一響滾下去了，只聽媽呀一聲跌落到屋簷下去了，我們也都忘了恐懼，都驚慌的跳下去，急忙拖起這個人，攆到屋中去，看他臉上殷大的淌出鮮血，我們給他包裹了一陣，看他並無生命的危險，我們大家才互相鬆頭來，彼此看看每個人的蒼白的臉色，雲生扯着我，走回他的屋中去，而幸運的這伙人並沒有到雲生的屋中，雲生的妻看我回去，她驚恐的臉，勉強露出一絲笑容，雲生和我都各自默然的仰臥在床上誰也不會睡，誰也不會說「一句話，我忽然覺得膝蓋處有些麻，我捧一把，一些鮮紅的血液，痛已經濕透了褲的褲管，我起來提提

褲管一看，不知何時，腿已經跌破了，雲生仍然默不作一聲，他給我些藥貼上，幫我包裹，完了，他扶着我的肩膀，兩眼狠勁的看著我，緊皺着眉臉上呈現堅決的忿怒

夢囈之歌

吳天放

壯志難伸呵！

轉眼黑髮已變成白髮。

一月，

一年，

我孤魂似地

游蕩在沙漠之間。

我望着前面一點飄渺的燈火，

去尋摸一隻夢！

一隻夢的邊緣。

我幻想着那悲壯的歌聲，

我願望着那漫天的硝煙，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這夢就祇止於幻想和期望嗎？

不。

但，

感情，他冷然的說：

「怎樣！老蕭！你明白是怎回事

了嗎？這更會加強我們的決心，讓

我們決一點走向最後的那條路！」

我只盡頭用力看他一眼點點頭：

……第二日天還不亮，我便醒

起來悄悄走出這個大雜院，雲生仍然一聲不響的送我到胡同口，熱烈的握着我的手說：「老蕭！珍重你的旅途吧！我們不久的將來，就會走向一條路上的……珍重……」

壯志難伸呵！

歲月匆匆地稍走了我底年華，

我仍仍然佇立於戶牖之下，

不該再勇敢點兒嗎？

不要儘看那希望的花朵，

面對着血腥的屍骸。

那夢不是那麼美麗的呵！

且扯起了破浪之帆，

飄盪在生死的波濤間，

盡自己底力量，

掙扎着擺動搖搖的雙手罷！

反正，

你不前進，

也要遭險。

搖罷

旁的麼？

暫不要管。

……他轉身便回去了，我邁開大

步，走向寓所，途中還隱隱的聽着

那大雜院裏，傳出哀哀的哭泣聲

，我心中的苦痛紛擾着我，一刻也

平靜不下去。

我坐在車廂裏，正在把思想拋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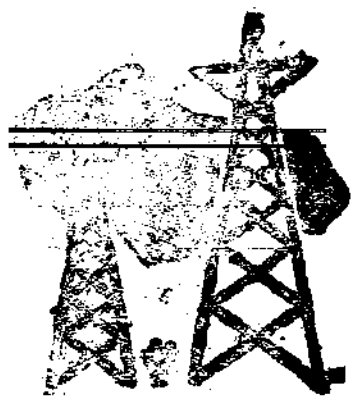
在痛苦的回憶淵里的時候，忽然嗚嗚！一聲笛鳴，車已轉動，我擡頭看車廂已經擠滿了人，火車由慢而快，飛一般的向北駛去，我推開窗，看那四圍的田野，禾，苗，山嵐，樹木，遠村，都緊接向後倒退着，天是那樣的清朗，初秋的風，吹拂在我的臉上，是那樣的舒暢，我不覺清醒了許多，我開始想，惟有大自然給與我們每個人的，才都是大公無私的。

我回過頭去面向落陽，投下一個卑視，憎恨的眼光，狠的看它一下，我小聲說：「去吧你個自私！罪惡！古老，頹廢的傢伙！」

我展開眼界，看那紅了穗的高粱，黃了葉的大豆，都快要到收割的日子了，辛苦終年的農夫們，都含笑的在看着他們希望所寄託的穀粒，將要辛勤的拉到場園裏，裝進倉房裏……；勞苦多年血汗換來的收穫的快樂，家人圍坐在除夕的桌子前面，共同舉起酒杯祝豐收的光景，那種快樂的情緒，真是終年浮沉在人慾橫流的都市的人夢想不到的呵……

我胡思亂想，不覺忘了昨夜的美夢。車外風颯颯的打在我的臉上，感到神志一新，心中油然而生出新的希望！這希望鼓舞着我，邁着輕快的步伐，踏進新生的長春。

三五，八，三十，北上軍中



山城風雲

歌 丹

大概與會者也都在這個定律裡打圈子。

市政當局有鑑於人力車是「准牛馬」的「不人道」的交通工具，已擬就限期取締辦法，並以老弱拉車者為取締第一期。他們大慈大悲而祇顧「人道」了，兩萬多「准牛馬」們的失業問題像一點也沒注意到。

上月底實行戶口大清查，一週後各區公所張貼出「壯丁」的名單，由側面聽說是由十九到四十五歲的男子都在內，並且即將受訓等，報上說重慶的人口有一百二十萬，那末「壯丁」的數目一定很驚人的，我的「大名」已被提於「金榜」所以我準備受訓去了。

「夜重慶」的街頭是刺刀閃閃的。路燈與刺刀（夜巡者的刀）的光彩互相輝映，通宵如此。據說是「維持治安」，弄得人心終日慌々，連做夢都是緊張的。

「九一」記者節有一百〇八位記者簽名發表宣言：呼籲言論自由等切身問題，可是一點反應也沒有。當局似乎麻痺了，大概他們以為凡是「宣言」一類的東西，都是和政府不得已而為之頒佈的「言論」一樣是「說而已」的。人民的基本權利，就這樣被抹殺了。

「九三」勝利節清談的不得了，一點也沒有勝利的氣味，不知為甚末把參加慶祝勝利的人們弄的涕笑皆非，報上喊着：「救勝利災」有的寫着一首仿「人面桃花」憶述詩說：「去年今日此城中。人面火光相映紅，人面只今成慘白，火拼處人面秋風。」——人的面孔真的像死人一樣的白了！我們這個「利」——「勝」的也真慘了！怪不得收復區稱「勝利」為「和平」。——但願那「和平」我就知足了，不然日本人將狂歡呢！真的：把日本人打回本邦才有一意思呢！

自然「大衙門」凱旋首都後，重慶的治安紊亂已極，郊區經常有變象的武裝暴徒窺擾，城內的「打」風特熾，報院和報館成了挨打的主要對象，治安當局也在大傷其腦筋了。有人自慰說這打是：「民主作風」並且加上了一句判語說這是：「走上民主路線的必然過程」。好麼：建設一個民主國家還非得從「打」裡找答案不可，呵々。

說話在重慶是自由一些了，「莫談國事」的奴隸封條早已撕掉。可是某大學招考新生口試時，就因為他把我們現在爭權奪勢的戰爭叫做「內戰」而落第，畸型國家裡，這種奇形怪事正多着呢。

衛生局發出警告說「自來水含有大腸桿菌，請用戶注意」並令自來水局改善，目前於第二市民醫院發現真性霍亂患者三人，死一人。重慶人怕打注射針，也許更怕霍亂，但是自動注射者仍然很少。天氣還是很熱，日間總在八十七，八十九左右度，這真真的延遲開來確實地處。

真正文化人在重慶已很難我得到，黃色小報充滿書市，完全是以「一更二更又三更」來引誘讀者。洽好。祇有這些東西才合乎一般人的胃口，所以銷路也相當可觀。比較好一些的——有內容的——近有新創刊的「婦女與家庭」（月刊）及「中國學術」（季刊）等，前者銷路很盛。一個像樣的週刊根本找不到。

工廠的煙突依然甜睡在郊區的山腰裡，時有全盤關門的「希望」，政府不管也不看，救濟簡直是一種奢望。可是一方面洋貨却大批湧到，充斥市場的大多數是印有「U，S，A」字樣的奢侈品，如玻璃梳子，腰帶，舞鞋，衣料等完全是透明體的，穿起來「美」極了，假如沒有內衣是絲質或布料的話，也許更「美」了。時代是進步的，誰知道幾年後就會進化到裸體時代而返

四川省田賦征實即將開始，市區折合法幣，鄉間種糧納糧（征率不詳），現已下令：「征實貪污者處極刑」云云。——上帝才曉得「征」起來能不能一穀一粒也不「征」進自己的腰包呢！你知道：上帝的兒子那有一個是傻瓜？

市政會議今又開始，已是三百三十又二次矣！血脈太高的人也許會被這多數給壓倒，不知道他們竟幹些甚麼了。早就有人給我們的會議下了一個定律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澈底」

還於原始生活呢！

「舞」字雖然沒到，可是「舞」已經把重慶弄的「舞」烟瘴氣，假如不會跳舞（以青年論），那簡直是時代的「落伍」者，你不是「新」人物，也以你會不會「舞」來決定，「舞」風已吹遍山城。所以有人稱之為「舞重慶」，也真怪：舞「弊」案也特別多。

重慶擁有舞廳八大處，導舞員（舞女的尊稱）有一百四十多枚（游擊式的不在內），在這方面確實是在進步著。

「舞」是在禁之例，方法是「實禁於限」：就是不准「再」設舞場了。舞客未携舞伴者將被禁止。對舞女的態度是，「最好自動改行」。堪稱地倒的消積辦法。——因為每月成千萬元的稅收是當局所最注意的。

影戲院共有十二家，除一處演平劇及三家演川劇和湖北戲四家外。其他完全是：電影院。其中僅一家專演國產片。餘者完全是美國的忠實顧客。而以「大眼」戲為最受歡迎。可見文化水準之一班矣！

日場票價八百。夜場一千，好像

一到「夜」裡，甚末都費了三分似的值起錢來了。其實夜場多的兩百元並沒有明令規定。假如你問她：「為甚末要一千？」那末窗口裡面會有一幅媚媚一笑的面孔，在威脅你。接着把票塞到你的手裡，又一笑，一句話也不說。怎末辦？算了！——在你這樣想的時候也許早已被推入黑暗世界裡去。

話劇絕少，現僅「抗建堂」一家上演熊佛西寫的清末名劇「賽金花」當然是「盛况空前」。

中秋節使重慶的物價略有波動，

尤以豬肉為甚：八百元一斤，月餅七百元一個。遊藝場所座不虛席，老板笑逐顏開：「硬是要得」。可苦了在外作客的單身漢，想家想得沒辦法時，只有一哭了事，——我是個中能手。

「重慶的宣傳戰」前一個時期已到白熱化的階段，現在安靜一些了，也許是暴風雨的前夕，我本想寫這個，不過覺得份兩太重，沒敢下手，等暴風雨真來了時，當然要冒險來一下子。先開一張支票，我希望下期能兌現。

三五，九，一一

無邊黑暗里的火炬

修 辛

——悼季瘋先生。

佇立滌陽站頭默爾茫茫的天宇
我細嗅車水馬龍的和平氣息
獨你却遭到了凶徒的襲擊
在其心裡咀嚼那永劫的沉寂。

夜來時我訴明月清風我問朝暉
為你若有滿腹不憤我心悵々
胡沙滔天的日子你並不會倒斃
誰知你却被這雨後的天晴所擯棄。

獨你却依舊巖々如山邱般屹立。
你談同××底「奮鬥即是生活」
你尊重××底「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你讓群眾踢開家庭的枷鎖
你驚別群眾去聽聞那一時代的風々雨々

是你給崎嶇的路途安除了絆腳石和荆棘。
你——青年的熱誠
你——青年的義氣
你愛「梅花」你為「梅花」終於屏息
梅花却何曾把一絲芬香投給你？

安息吧你「心情偉大」的戰士
安息吧你「無邊黑暗裡的火炬」
你身雖死你奮鬥的偉跡却烙印在群眾的記憶
你為正義犧牲的精神却活在每一顆青年的心裡。



雙神對話記

賀元黎

一片祥雲上坐着兩位神。坐在湛藍的雲上看，但總該坐得舒適罷，因此他越發顯得得意自得，笑的也越起勁。

A神 剛才我命太陽系地球上東經45度20分，北緯33度43分，那個地方一個叫賀元黎的男子，在酒館裏吃了使他覺着這酒和菜，滑溜清香，百猪肉，六十五度的老白乾，他已有十個多月吃不到這東西了。誰！(指脚下約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二百零四光年的地方)那不是他，正樂嘻嘻地在回家的途中。

B神 「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雖然是早經上帝命諸爾文傳給了地球上的衆生的事，但那同時上帝也會劃了一個勝敗的界限。便是：羸者劣了，可以敗成天狗；黑熊與土狗劣了，可以敗成猪和狗。獨有「人類」這東西，可是應該在「仍不失其爲人類」的範圍內，互相爭着，進化下去。猪和狗是人類公共的俘虜，牠們的裏脊和蛋肉，當然該由人類去享受。但你爲什麼單命賀元黎去享受呢？你不見他的衡陽的同胞，在掘草根嚼樹皮麼？但爲什麼單命賀元黎隔了十個多月，才去吃喝一頓呢？你不見他的由重慶飛去的同胞，整天蹲在女人裙下，×頭上，大嚼其牛肉排麼？

A神 你一定忘記了當初上帝先生劃定那個勝敗的界限的時候，我就是個極端的反對論者。記得上帝先生還因此罵我是反動派。但是，管他呢？我至今也還是相信那個界限的不合理，所以我只能告訴你：衡陽的人類對於元黎是劣者，所以應該掘草根；由重慶飛去的人類對於賀元黎是優者，所以應該吃牛肉排，甚至可以用牛仍洗脚……

B神 A神，可說人類的文明，全是由少數的所謂優勝者創造成功的麼？**A神** 我知道你應該明白，我並不是這樣想，但我終覺得那些優者，爲數雖少，却最聰明，而且睿智，人類文明創造的成功，他們的勞績最

大，然而我們賦給此輩人的賜與，也極厚。這原是非常公平的。

B神 是多麼可憐的事！A神兄會不知，他並沒有哪絕大多數的所謂劣者，少數的聰明和睿智，具絕不會使人類從這今天這樣勝利的地位。我也「則則」一回，問問究竟那劣者的勞績最大呢？或者退一步說罷，你所謂的劣敗的人對人類文明的勝利，人類的文明，到底有無勞績呢？

A神 ……
B神 人是超然物外的，也是比人類更有良心的，所以我現在已經高興的不得了，因爲我看出你一定是預備否認這劣者的勞績了。啊！(指斜上方)仙女座那方面倒比地球更光明些。

A神 這真是對不起的很，因爲實在沒有更好的理由不說你高興的早了一點。所說雙方互有同等的勞績，自然可以承認，但因此雙方也就應有同等的自由權，「不自由，勿寧死」便是這地球上劣敗的人類，也都奉爲至土珍言的。請原諒我這「然則」了，然則一部分優秀的人類，不該有自由發展，自由奮鬥的權利麼？

B神 我從衷心放聲喊：「應該有這權利！」展開你的天眼通，看我的「左心耳」都已經爲你喊得在顫動。嗚！火星上的亞里斯多德，孟柯，費爾巴哈，韓非，他們都聽見了這喊聲，回頭在看我們。

A神 於是一些優秀的人類，自由地發展下去了，奮鬥下去了，根據了他們自己的——也是你所承認的自由意志，多半都把他们勞力之所得，享受之後的剩餘，傳給了比較關係最近的劣人——也就是他們的子孫。如此，代代累積的結果，便有了窮富之分，尊卑之別，有的整天吃牛肉排吃得不耐煩；有的十個多月才得進一次小館，有的活該嚼樹皮。我今天的命賀元黎去享受好的酒和菜，實也事出有因，殊非無故啊。現在，我已

看出你是如此聰明且了這個道理。而且止預備真誠地接受。

B神 感謝你的這番的解釋。無如我終於不能夠和你的見解一致，我想最初的優秀人勞績高於十人，我們當然應該給他厚於常人的賜與，以誌其勞以勸其進。然而這個賜與小應超過他自己的最大的享受，而且對這賜與的享受也有限於他本人，一旦他也登進我們的天府，他就算乾淨了。和地球脫離了關係。如果他是有意進的，我們就該把他的遺產交給其餘的應得的人類，不應當命他在生前盲目地——就是你所說的自由意志——把遺產交給未必優秀，甚至竟是十分低劣的子孫！不然，他那些低劣的後代，必至形成助礙甚至壓制勞動的前代低劣而本身却是優秀者的發展與進步，這樣，簡直無異把一些低劣者的幸福，建築在另一些優秀者的痛苦之上。結末是激起了人間的不平。這不平，縱是你我神仙的，怕也無法應付的。

A神 這層意思我應加以保留，而且預備考慮。

B神 我想A仙兄的「保留」與「考慮」離「贊成」該沒有太大的距離罷。

A神 我還沒有聽到實行這「與上帝先生意旨相符」的思想的具體辦法，是怎麼樣？

B神 便是不再使人類除「分所應得」的享受外，再有剩餘；縱使因為自己刻苦，有所剩餘時也不命他憑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處分！乾脆，剩餘他們一件，只一件，處分「享受剩餘」的自由權！

A神 如此辦，可是沒有流弊，可是真有好處？

B神 有流弊！就命人類丟了一件自由權！有大得無比的好處！就是人類從此將有真正的平等出現，同等的幸福的生活產生！

A神 我願告訴你，這種思想，人類中間也已產生了好幾百年！

B神 那更好了！

A神 但是這種人並不承認神仙和尊嚴的上帝。也就不擁護我們神仙的，他們成功，我們便將在地球的人類中間，失去存在的位置。

B神 那就等於用我們的不必要的地位，給人間兌換來了無上的幸福。

A神 這像做神仙的說得出的話麼？

B神 受苦救難，大慈大悲，原是神仙的本分！釋迦牟尼兄捨身為虎的口號，你一定仍在記憶中的。

A神 你是將要擁護一羣劣敗者造反麼，天府有天府的規矩，小心「人事

官」免你的職！

B神 A仙兄可是預備做那群大民喊喊谷喊壓抑同類者的最後一個代官？天府的人學宮我早已視同人類的廁所。

A神 我願付給我十八萬年的道行，做支持我的尊貴的見解的後盾！

B神 你不至於不明白，我對於自己的正權的見解，永遠視如人間的鐵錠，天府的上帝，一般的高尚，至尊，不可動搖……

A神 隨你怎麼說，我可是已經決定世資元崇隔二十年也吃不到一餐好的酒和菜了。但叫他的重慶飛去的同族：永遠生活在原子彈的保護中，而他廣東的同族的富貴者，也能每日吃猴汁，嚼烤鴨。但使他的衡陽的同族，此後三十萬年，當是轉在吃土拉卡的境界中。

B神 上帝佑我，廣大的真正聰明的人類愛戴我，我已決定抱好必勝的信心，破天府之前例，同你及你的惡黨，戰鬥到你寺失敗的時候！

A神 我不信！

B神 信不信由你。真平等萬歲！共同創造萬歲！平均分配萬歲！

一片祥雲，漸變成紫雲，一點一隱去了AB二神的仙姿，暴風自天邊吹來，彷彿宇宙間兩大勢力的決戰，就要開始。仙人的事，凡人摸不清或者決戰已經開始了，也說不定。

註一：土拉卡，土地

致讀者的最後一信

親愛的讀者們：

本刊自創刊以來，頗蒙你們多方的支持與維護，尤其近幾月來更給了我們絕大的熱情與鼓勵，這無疑地加強了我們的信心與勇氣。因此，我們也深願永遠和諸位握起手來，一直戰鬥到祖國現出真正的黎明的時候。

無如我們這種信心與勇氣，絕難超克事實所加於我們的阻礙，我們揮汗了，奔走了，但這些都是無用的。所以，我們不得不作一個最後的不願向諸位表白而不得不表白的聲明，那就是：「爲了經濟和其他種種關係，我們不得不把本期作爲終刊號了。將來也許能復刊，也許從此就永遠沉默下去。」

再見！願你們健鬥！

本刊同人同啓

豬呵！
地之驕子！
你無憂無慮，
從生到死。

你一離開娘胎，
就扇動着耳朵學乖。
不久，
你就學會踏地皮，
而不再吃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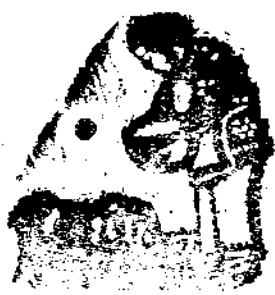
後來，
你又各處尋找溫室。
于是：
椿根底下是餐廳；
臭泥塘便成了你底天池。

你連個狗窩驢棚都沒有，
你底住處只是幾根
圍着你的木頭柁子。
但你決不「氣不公」，
你只知道命該如此。

你雖然出世不久，
但你却秉承着傳統的
優良氣質。
你「忍耐」；
你「安分」；
你「不惹事」；
你「無事」。

你靜候着旁人來宰割，
你甘願引頸待死。

你在槽粕里漸之長大，
但你却從不知道憂苦。
你整日躺在泥坑里，
而你卻能睡得異常舒服。
無論叫你怎樣活着，
你都會感到滿足。



豬生賦

江
嵐

主人聞聲趕來，
他撫摩你，
你依偎他，
于是你又回到泥塘壟下。

主人爲了趕快宰你，
所以有時也給你些刷鍋水。
但你認爲這是天大的恩惠，
你覺得無法可報。

你樂得扇耳擺尾。

你呀！
你睡了吃，
吃了睡，
明天的命運，
今天你尙且不見，
你就知道心滿意足，
不辨是非。

但終于你免不了那一天，
屠戶的鉤子鉤住你底腿，
擡頭一槓子，
照着脖子再給你一刀，
誰管你喊叫得多麼尖銳。

然後你底屍體被碎碎地
一斤一兩地割裂開，
連你底心肝帶你底腸胃，
連你那三絨其口的舌頭，
帶你常向主人獻媚的尾，
一塊一塊被主人們
細嚼細嚥，
終至慢之喝下
熬你骨頭的水。

豬呵！
你底一生到此
算完結了。
但你底尊重祖先的子孫，
仍會照你
遺留下的道路，
一步不錯地走下去。
他們從生到死，
仍要學習你。
你呀！
你底功績真是偉大的。

九月尾

回去吧 孩子們

章 洋

黑雲籠罩着海岸
大地暗下去了
孩子們回去吧
回到你溫暖的小窩裏去吧
暴風雨就要來臨……

不要留戀我
一個來自遠方的過客
讓我扯起生活的白帆
在風暴中
向不可知的遠方駛去

說不盡世間辛酸的故事
也奏不完異鄉的情調
我不願再用灰色的筆
給你們小太陽白的心靈
繪上一層暗影
也不願再用感傷的琴音
在你們愉快的心弦上
喚起一串悲涼的共鳴

暴風雨就要來啦
孩子們，回去吧
在家裡你們可以和平地
織着綺麗的美夢
夢中纏綿着幸福的柔絲
雖然那也是籠中之鳥的生活

我也一樣的留戀着你們
我有心載你們遠去
進到那廣大的世界裏
但你們還都是未出窠的小鳥
你們的羽翼還不够堅強
怎麼能和風暴搏鬥

我也有心等你們
然而潮水還不能等待
時代的洪流很快就要過去了
千萬人在前進
千萬人在犧牲
我怎麼能獨自寄於這恬靜的一角

孩子們
不要留戀我這隻虛幻的小舟吧
我會帶着你們純真的躍動着的心
渡到苦海那邊
在新整的土地上
聽人那人民第一次唱出的凱歌
當你們像海燕似的飛來時
在永恆的太陽下

沒有殘暴也沒有恐怖
你們不會再看到陰暗，憂抑
與絕望的面孔
你們也不必再用眼淚去聽故事
雖然你們不一定會找着我了……

然而現在
不要懷望我遠去的白帆
暴風雨就要來臨
快回去吧
親愛的孩子們

墳場

章 洋

這是一片荒涼的墳場
這兒埋有成千的死人

他們不再望見內戰的烽火
他們不再聽到祖國的苦難聲
歷史的輪子轉醒不了他們貪睡的眼
熱情的鬥爭鼓舞不了他們冰冷的心
他們不再關心父母的衰老了
他們也不再聽到小弟的

啼飢號寒了
被侮辱的姊妹們的哭泣聲
也感動不了他們
他們顯着無比的沉默

正義的呼聲不要向這裏傳來
自由的旗幟也不要打這兒飄過
因為這裏不是是非場所
這裏沒有鬥爭和反抗

他們的房子沒有窗戶
他們深深地愛着黑暗
他們的眼睛裡沒有眼淚
他們的血管裏也沒有熱血

雖然，場門前豎起了
一塊塊的紀念碑
上面用血淚刻着活著對死者的悲哀
他們說：「你們真的死了麼？」
他們說：「你們的心也跟着泥土腐爛了麼？」

兇惡的野犬瞪着可怕的紅眼睛
警戒着活人的走來
無數的老鷹在空中盤旋，示威
張舞着他們的利喙和銳爪
這是鷹犬的世界
牠們統治着一具又腐屍

三合土

何有路

X兄

先應感謝你給我寄來那樣好的稿紙，我誓將以最大的努力慰藉愛我者的熱情，惜不知我的努力可能够格與否。

只要一看這信的用紙，就可以知道我的新職已經謀成，而且是經濟部電業局，我就在這局裏X室辦事，同室連我在內才三個人，工作一點沒有，調查什麼也不知道，但我也想知道，現在我

所急於求得的乃是每月五千有奇的薪水錢。旁的暫不想管它。

不知怎的，近幾天，我對於「劉周之張麗梅」等幾位朋友的思慕，益見其厲害，這真是心火。心火旺，心要飛了！如今所以飛不出去的原因，就在沒吃着你的美酒，而且沒有相當的孔方，聽着，好朋友，這筆錢不是我能到府上去取的。斷非客氣也。

好則，今天已經十四號，再過半月我就有錢了，三百六十小時，不是轉眼就到麼？努力準備罷，酒越美越好，我原是海量的。可惜你忙得不可開交，不然，我很希望你重新

學新文字，寫信時豈不是能够換口味了？這半月內我預備完成兩項工作，一個是介紹所謂文字革命與新文字的內容；另一個是介紹遼北經濟大據點的西安煤礦與發電廠。此外偶而有些感觸之類，當然也不想藏拙的。

十四日正午

八月今日東北，外表雖如所說不無種之遺憾內容却頗充實。如東北人應有的認識與覺悟，內中頗多機警之論，重慶屋簷下介紹得也很合時，這「記該是天良不泯而幹過抗戰工作的青年朋友們的普遍的苦悶，讀來尤感痛心，給換子，比喻得更妙，可惜他一口咬定他是三八式大槍，而不覺得實在是到處皆同的三合土，這三合土是可以依照匠人的心志，隨意捏成種之形狀的。

又及

水風

寒亦高

虎疫鬧了一夏，以我們所住的二道河子為最凶。

據說到秋涼了就好了，於是我們盼，神神，佛呀，趕快涼快些吧，這業已享受了，可別再開了呀。大約我們的新驛真的感動了上蒼，下了一場大雨，下的虎疫發微，繼之天氣真的涼了起來，涼的虎疫絕跡。

聽說虎疫解除，我才感到了輕鬆。要出了一口氣，把紅褲腰帶解下

來，叫老婆把地和地帶的那個符一塊好收起來，留待明年再開虎疫時再用。

這套防疫設備，原是一位深通醫卜星象的先生傳給我們的，妻說：「別不信，人家說的，若不信，就在二十四小時內得暴病身亡！」說

是二道河子風水不好，今年開災星的人要多。在這風水不好的地方，也只好靠天吃飯，靠神佛的保佑了。

這裡二道河子的風水差勁，倒是一點不含糊的。風不好，水也不好，却是千真萬確的。

分析開來，第一個是風。我們知道，這里的空氣不好，據說空氣流動成風，大概風也一定難好的。

說起二道河子，在全市來說還是「後起之秀」。據說連在九一八後，還是一片荒草泥塘，扔個死孩子甚麼的地方，至多不過有幾處菜園子，直到拉街基，放地號，才漸漸有人搬去，一方是輕工業地區的

東站一帶，另一方面便是可以說是貧民窟的住宅聚集的地方。地號最初便宜時還差一點，房子不太密。再往前溯，據說還沒有人愛搬來呢。等到地基值錢，「住宅難」越趨越甚的時候，房子也就漸漸多起來了。原先住兩家的現在住四家，有正房的蓋廂房，再蓋門房

剩的一小片空地再蓋個一丈見方的一明兩暗的小平房，全都招土房戶，於是每一個院子，小角門的頂上

，都釘上齊整的一排門牌。

在這裡住的人家，誰也不講衛生，屁股大個的地方，吃，住，睡，都在這裡，叫我們怎樣講呢！至於住宅的合理，不合理，更甚於通風採光的，我們雖然不懂，然而誰也都希望住乾爽，亮堂堂的「正房」，可是房東沒那麼蓋，沒有法子，甚至「倒坐觀音」你不得將就麼！

提到廁所，可有意思哩！住在窗戶底下。院里沒有地方附！一到夏天更好，不開窗戶，簡直像蒸籠裏蒸的難受：開窗戶，不但能「聞其味」，還能「聽其聲」：「希希」：「撲拉撲拉」：「有時還繼之「彭」的那麼一聲。一個院子十

來人家，僅一個小廁所，在早晨，當然是沒問題的「滿員」，就是白天也絕不會寂寞的。

比空氣，不，比「風」還差勁的「水」了！

有的人家院子裏有井，那可省老錢了。——是誰說的，中國人處處忘不了錢，對，東北的我們，在這一點不願「特種化」。——若沒有井，只好買「水車子」的，一挑子水多兒錢，你去打聽一下就知道了。當然不能和油一樣貴，但也不見得便宜多少吧。

院裏有井的可省老錢了。我們院子裏沒井的人家，有時水車干等也不來，不得不上他們那去提一桶，得哈聽人家上沒上井頭，還得哈聽

在寫字間

任全良

來到吉林不覺又過廿日，稿也未寄，信也沒寫，是否因為事務忙，那只有天曉得。日子在人間流過去了，結果都埋在一些無味的奔忙和痛苦裡！「人生」你怎樣解釋？

你在寫作的生活中，不知寫了作了以後，又剩下了什麼？

依我有篇文章也只是個人欺己的一點要不得的事，人類一切文化都站在力量的表現和鬥爭

引汲引上來水，加小心別得人家知道，還得給人家笑一個，問問「吃飯了沒有。」我自己有點靦腆，不愛去，妻去了，我在家裡又不放心，心在撲通撲通的跳。想像着妻在壓水，附帶着給人家笑。

井水當然不太好，不化錢買許可挑擔嗎！黃登登的一股滋味。但易經說過，「澤田困」，你「困」他兩天就好了，那時就看見水湛清，缸底下落一層黃色沈澱，這東西大約可以染美式的襯衫，我想。

我們的孩子一個個渾身起亮發光，正像鐵打的小東西。不過在夏天往往身上褪了色，那時你諷他一頓就不屈他，准又是背着大人上伊通河去了。

的結果上，寫文章是力量麼？

吉林也有不出上下高底，每日接觸一些地道臭無賴，我總感到精神上的孤獨！嗚呼！兄弟高興在一起的人總是安離開，即便併在一起又無何可作！生活不理想也沒有什麼味道，哀哉！

好容易明白了，又願意立刻變成個傻子，耳聾眼花也好，總之要活着，立刻要胡里胡塗的活下去，也許可能減少些痛苦！但這種辦法，不但不能而且矛盾！

你的勇氣還說得十足我看這飢餓的社會，你飛也飛不出，跳也跳不開！你還在那玩編輯你

在家難到不好給他洗麼？可你不知道，除了水值錢的原故外，還有水不好辦，沒處倒。這裡沒有下水道，我們揣摩原來政府的意思大約是因為水有蒸發作用，等他自乾，於是大家都遵從自然的法則。

麟水往道上揚，省得積在牆根底下味氣難聞，也省得孩子打架掉裏蘸糖葫蘆，更省得房東罵，壞心孩子想泡倒了牆，一舉好幾得。更根本的方法還是最好少使用水，比方說早晨的一盆洗臉水，老的洗完，少的洗，然後再給小孩擦一把。完了不能扔，當然。洗小手中，再洗一下襯衫，再洗一下襪子。完了也不能扔，當然。因為還可以用洗抹布擦箱蓋。反正不能白糟

看也太容易了！再啓

再啓

老×終於失敗在大員的手裏，明昇難降，讓

他騰手段！老×也許不去上任，不！也許會很溫順的又服從了！因為他和他的太太，都已變成現代的「布爾喬亞」！你信？

我是否留在吉林，雖未一定，但總有八成九成來的是派在此地的。

老婆還放在瀋陽，有些留戀。接來還不到節氣，並且八月（舊）養小孩，你說難不難？

東北青年生活群像



外蒙的蛻變

美國·拉鐵摩爾

用比較的方法，可以看出中華民國和外蒙古的興起，有着多少重大的異同，這兩個共和國家的立國都從一九一一年打倒滿清的革命成功後算起，但外蒙古雖然從一九一二年起計算開國的時日，而中國則習慣從一九一一年起計算，因此使外蒙古的誕生期遠比中國的獨立開始得早。

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一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時期，而國內的不團結又因為外國的陰謀而為之加深。外蒙古於是開始投入俄國沙皇的懷抱，但其後不久，由於俄國與德奧一戰而在歐洲作了重大的讓步，又由於日本的逐漸擴張使俄國在亞洲的地位也為之削弱。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和俄國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六年之間作了若干秘密的會商，其時俄國受着歐洲戰爭的牽制，於是承認日本在北平子午線以東的內蒙利益範圍，這就是指的日本採縱的「東部內蒙」，但後來日本人利用安福系的力量，終於滲入外蒙古，安福系是一批貪污作惡的中國政客與軍閥的組織，不但受日本軍閥利用，而且還受日本財閥以及大企業家金融家的利用，一九一九企圖佔外蒙古的徐樹錚，就是安福系的領袖。

一九二〇年，中國的內戰使安福系失勢，於是日本改行利用反蘇聯的白俄史騰堡和謝米諾夫作為日本應付外蒙古的工具。一九二〇年以後的幾年，日本在各地的威信與勢力稍見減低，而日本不能永久佔領西伯利亞也是對於日本軍閥興起的一個打擊。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更使日本的勢力擴張主義被迫中止。同時，蘇聯經歷了內戰和國外的干涉依然健存，因此它曾在一段時間裏，不僅在外蒙與中國獲得信任，而且在全亞洲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段時間之內，外蒙中國和蘇聯的關係都是互相平行發展着的。

一九二二年，蘇聯和外蒙臨時蒙古革命政府（那時外蒙還沒有稱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協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小許在雙方的國土之內組織團體，徵募軍隊以危害締約的另一締約國家。」

一九二三年，蘇聯特使越飛和孫中山先生共同發表聲明，其時國民黨欲求在中國獲得權力並獲得國際地位為時尚早。在他們的共同宣言之中最重要的有第一第四兩條，根據第一條：越飛完全同意孫中山先生的意見：「共產主義的制度與蘇聯制度不能完全應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並不存在

重新建立共產主義與蘇聯制度的條件。」按照第四項的說法，「越飛曾經坦白告訴孫中山先生，目前的蘇聯政府從未有在外蒙古施行帝國主義而使之脫離中國。」

這一種互不侵犯的主張不僅見之於條文而且也影響到人事。越飛與孫中山先生的共同宣言，促成了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聯合陣線的建立。而當時外蒙古政府里的情形，也正是存在着一個聯合陣線。左派方面，外蒙政府包括蘇克，巴都領導的小革命黨，右派方面，則包括有力的封建勢力。至於縱的方面說來，孫中山先生是無需多加說明的了，他的事業已經為人們所熟悉，應該加以強調的是，他已經將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和西方的政治思想打成一片。他的身世，和蘇克，巴都的生活，是特別有着明顯的相似處的。

外蒙的革命創導者

蘇克巴都和孫中山先生一樣，都是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家庭。孫中山生於一八六六年，兒時在夏威夷度過，受了美國的影響，後來在香港行醫故進一步受着西方勢力的影響。蘇克巴都生於一八九三年，幼時就學會了說俄文，因為他曾在庫倫的俄人居住區和許多俄國兒童一同遊戲。到一九二二年，蘇克巴都十九歲時，被徵調到蒙古軍隊中，入伍以後，他立刻顯出了他對於軍隊生活的興趣，並曾在俄籍教官的指導之下參加了機關槍部隊。當他服役期間他和革命軍元老之一的馬克索維布結識。

蘇克巴都的傳記表寫道：「一九一七年的蘇聯革命，像巨雷一樣地在蒙古平原上引起了回聲，

因此使蒙古政治以及蒙古與中國的關係有了危機。由於徐樹錚企圖征服蒙古，蒙古本身也就不得不決定聯邦的取捨，保守的喇嘛教人物以及世襲的貴族「害怕十月革命和瘟疫一樣」所以寧可順從中國條件，而蘇克巴都他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經組織了一個秘密的獨立運動。這個運動中有着兩派的意思，有一派的意思因為受了高級官員的影響，一方面贊成反抗中國統治，而同時則也反對更改外蒙古的秩序。至於蘇克巴都的那一派則認為前一派的意思是不夠的，他們主張所有黃色的喇嘛和黑色的封建貴族，都必需從普通人民中剔出。

當時外蒙的政治組織極其紊亂，內蒙情形亦復如此。有些政治組織在若干問題上互相合作，同時又在若干問題上互相鬥爭。當時全部外蒙政治組織，甚至包括右派在內，都是「革命的」，這是由於所有的外蒙人民都痛苦不堪，而舊的秩序日益不堪勝任。然而，彼此政黨間進行鬥爭的意志，却又比改變秩序的共同興趣為高。

蘇克巴都的革命動機完全是在蒙古獲得的。一九二〇年，他遇到現任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巴山，巴山也曾經組織了一個秘密的革命黨，同時並和庫倫俄人區的兩個蘇聯共產黨員有着接觸，因此我們可以猜測巴山那時已經採取馬克斯主義為其行動的方針，但是蘇克巴都並未採取馬克斯主義，因此蘇克巴都聯合兩派成爲一個革命黨的主張，也和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容納共產黨份子參加國民黨一樣。

到一九二〇年，蘇克巴都和巴山等人一同前往西伯利亞，要求蘇聯的革命黨幫助他們來對抗中國軍隊與外蒙古境內的白俄武力，這次的求援是合法的，因為訪問團是由活佛蓋印的文件所核辦

的。這樣看來，向蘇聯求援之舉，並非代表一黨而係正式代表全外蒙的了。但這次的批准文件也得來不易，那僅僅是爲了外蒙古需要一切可能的幫助才肯發給，外蒙的保守派，並曾向美國與日本同時提出呼籲。

這期間中的混亂局面，可以舉出幾件著名的事來使之簡單易於明瞭：因爲，蘇聯後來答應幫助了，蘇軍先將中國軍隊逐退，蘇聯紅軍和蘇克巴都及巴山領導下的愛國份子一同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打進了庫倫。

蘇克巴都於是便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顯示出他的政治手段和孫中山的一樣，都是在任何時期之內儘可能利用最廣泛的聯合力量來推動一切。當時他並沒有建立一個左翼的共和國政府，因爲這一定會引起內戰來的，他爲了避免內戰，於是承認庫倫活佛喇嘛爲權力受着限制的宗教性皇朝，由活佛爲一國之主，而這個國家實際是既非皇朝，也非共和國與神權國家。

雖然如此，右派與左派在內部的鬥爭仍然不免，這種鬥爭的強烈，可以拿肺病患者蘇克巴都竟被一個活佛所派喇嘛醫生毒死爲證。另一種鬥爭的方式便是以叛亂的方式，來爭奪陸軍的統治權，與政府各部門的權力。軍隊叛亂的事例很多，於是也有肅軍和槍殺叛徒之舉。有一次，在一個錯誤的聯合主義之下，政府不但容納了右派的人士，而且還容納了左派之中的左派，因此最初失之過急過速，後來又退回到承認私有財產。但是，外蒙到底沒有普遍發生內戰，這就證明了蘇克巴都和他的繼承人巴山在爭取更廣泛的支持擁護和避免單純以武力來強迫服從這兩點上已經成功。

新外蒙與中國

蘇克巴都死於一九二三年，繼任黨魁的便是巴山。活佛死於一九二四年，此後即不准再設繼承的活佛喇嘛，外蒙古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它的第一次憲法在當年年底公佈。

這一個階段過去以後，中國與外蒙古平行的革命歷史就此告終，而極大的差異由此開始：外蒙古的巴山和中國的蔣介石擁有相似權力，但巴山是以左翼領袖繼承了一個比較右傾的政黨創造人（蘇克巴都），蔣氏則是一個右派的繼承人，繼承了一個堅決左傾的政黨創造人。

這裏有許多有趣的外蒙古與中國的故事。當孫中山先生在世的一九二四年，外蒙代表會曾經參加在廣東舉行的國民黨全體代表大會，關於這件事，一九二四或二五年在天津出版的匿名而無日期的小冊子：「蒙古的過去與現在」記載得特別有趣。這本小冊子上載有蒙古人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部份的會議事日程，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到三十一日，這個小冊子的著作對於蒙古人民政黨的批評非常猛烈，說人民黨是「毫無主張的一羣人物」，「布爾希維克黨手中聽話的武器」，這個小冊子的內容，很明顯地不是爲了給外蒙革命以任何好批評的。這小冊子中洩露主持公開集會人的被殺，更暴露愚笨，惡劣管理的情形，但這小冊子同時也洩露了外蒙人民的誠意，希望現代化與進步以及人民打算學習民主進步的願望，此外還有蒙古人的信心——任何人都不能阻撓這一種進步。

至於蒙古對於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國民黨是很友誼的，但他們對於中國在外蒙古主權的要求却

從不妥協。一九二五年，中央政府尚未成立以前，北京政府的蒙藏事務局還作了幾天努力，希望重新獲得中國法律上在外蒙的主權，外蒙古對於這種要求的答覆是：

「看起來似乎中國政府仍然想施行它的傳統主義而用軍事力量取消蒙古的自治政府。外蒙政府希望中國內戰早日中止，並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消除侵略的力量。假設中國是以平等地位來對待外蒙人民，外蒙政府將派遣代表前往中央政府協商中蒙之間的永久和平與安全的計劃。」

關於外蒙在這一階段中的情形，我們這裏還有一點中國政府有價值的觀察。那是「基督將軍」馮玉祥的代表，在前往蘇聯洽購軍火的時候，經過外蒙勾留了些日子，根據這個代表的說法，外蒙在一九二六年就不以為自己是落伍的了，相反地，他們認為他們比較中國政府更為進步。這代表十分驚異於蒙古人民反抗喇嘛專權的運動以及他們的教育制度。他認為許多蘇聯顧問們，在名義上雖然不負責任，但是事實上則在推動一切。這位代表雖然受教育於中國，但是他認為與其在中國掌握權力，還不如在蒙古有一件事業有實惠，同時，他發現蒙古已經分為外蒙和內蒙兩個部份。

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從聯合陣線決裂以後，國民黨就積極右傾，而過去和外蒙的淡海關係不久也就斷絕了。最近二十年來，中國與外蒙之間的關係沒有什麼可資記述之處，而在中國共產黨佔有了鄰近外蒙的區域以後，傳說中的外蒙違反正當對華態度，以軍火物資供給共產黨的事也並沒有證實。

我們對於這段時期內外蒙的內部發展大都不甚明瞭，但是我們確乎知道外蒙與蘇聯都會先後遭

受到日本的侵略，邊界上常有紛爭，有些戰爭規模並且很大。我們知道這極端勢力的蘇聯與外蒙密切合作共同防禦，但是我們並不確切地知道怎麼樣才促成蘇聯在外蒙的勢力，我們更不知道蘇聯在外蒙的勢力，距離統治外蒙還有多遠。中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個重大的事件，我們知道中國此項承認外蒙是由於雅爾達會議的影響。而雅爾達會議中國則並沒有參加。我們也不知道要求承認外蒙的壓力是來自蘇聯，抑或是外蒙急於參加對日戰爭而提出事先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安排。

但不管怎樣，中國將主席在他發表的對於外蒙新政策的聲明中，不願提及上述壓力，而代之以中國對於外蒙政策之理論與實踐的審慎聲明。同時並述及中國對於西藏的態度。對於內部各省弱小民族的態度，並進而提出中國對於殖民地國家如緬甸，安南與暹羅的態度。由於對日之戰就在那時宣告結束。因此將主席的聲明在外國卻被人家忽略，但這個聲明無疑將為蔣氏所作的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而且也是足以構成亞洲現代政治家風度的重要部份。這聲明中說道：「中國，由於她自身具有的『革命主義』，必須以勇敢的決定與合法的手段承認外蒙的獨立。」

(譯自外交月刊)

魯迅：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上接十一頁) 九月，高爾基作「俄羅斯的童話」譯本印刷完成。

十月，編撰秋白遺著「海上迷林」。

十一月，續編「故事新編」。

十二月，整理「死魂靈白圖」之木板書集並作序。

是年，蒐集鈔帖及文學史略資料「四部叢刊」二十五史「史通」並出版「集外集」

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五十六歲。

一月，與友協同發起「海燕」月刊，出版

同月，「故事新編」出版。

二月，開始續譯「死魂靈」第二部。

三月二日午後，驟患喘息。

四月編「海上迷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病再起，醫生謂胃疾，爾後發熱未愈，三十一日斯梅德雷女士伴美國D

醫師來診。斷定病已垂危。

六月，由衰弱不能站立，漸能稍坐誦讀，並能略寫數十字。

「花邊文學」印刷完成。

七月，「哥爾華茲版畫選集」編印出版。

八月痰中見血。

為「中流」創刊作小文。

十月，體重八十八磅較八月一日約增加二磅，榮震夫作「壞孩子及其他」譯本印刷完，成時出看電影。又得外出訪友小坐。

同月八日，去青年會館參觀第二屆全國木版畫移動展覽會。

十七日，出訪鹿地坦及內山完造。十八日前疾起，喘息不止，延至十九日午前五時

二十分逝世。

少女

高爾基 著
貝爭申 譯

一天的傍晚，我把疲憊了的身軀，放置在一所房子旁邊的土地上休息，房子已經有些老朽，只是無可奈何地勉強站着。靠近西山的夕陽，放出紅色的光芒，照着牆壁，更明顯地照出牆壁上泥塊和斷裂的醜像。

房子內部，飢餓的污穢的人們，晝夜都把醜陋的肉體隱藏在簷椽里，然而，他們都把無知的靈魂——也和肉體一般醜陋的靈魂，赤裸裸地露在外面。

生活，在屋內繼續燃燒着，更隆隆地響着。單調的響聲，那剛由火堆冒出的黑煙，爭先恐後地從窗口擠到屋外，然後又緩緩漫步到巷間。這些不安的憂愁的聲音，我早已聽得耳熱。即使再會傳出怎樣怪奇的新鮮的聲音，我也不想再聽。我開始打盹了。

然而，突然由那空木桶和破箱子的堆子左近，傳來一串沈靜的柔和的聲音：

「好寶寶，

快睡覺，

心愛的寶寶

聽話的寶寶

媽拍着，睡覺

在這所屋子，還有這樣良善的母親，用着充滿愛情的聲音哄着孩子，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我輕快的站起，又偷視了一下木桶的陰影。在那里我看到有一少女坐在箱子裏，深低垂着腦袋，

搖擺着身子，還在認真地唱着——

「快睡覺，

媽的好寶寶」

黑色的小手，緊地抱着細長的木棒。紅色的布片是孩子的衣裳，母親憂鬱的眼睛的視線，在孩子身上來回顧着。

她的眼睛有多麼敏捷，溫和，動人！同時，也蘊藏着一種孩子所不常有的寂寞。我看見她的表情，剎時使我忘掉了少女的臉和手上的污垢。

在碼頭上，喊叫聲，罵聲，醉鬼的哭聲和笑聲，像煤煙的雲一般亂舞着，在碼頭周圍，盡是些彎曲的破舊的東西橫臥倒着。夕陽的光線，把破箱子碎木片都染成紅色，存心要把它們造成妖怪，也好像是一個粗暴的竊種，破壞了一個龐大的有機體，然後把殘餘的零件扔在這里就不管了，剩下狼籍的一堆。

突然，我動了一下——少女恐懼了，她那看我的眼睛也似在發抖，連她自己，也像貓前老鼠一樣，嚇的把身子縮成一團。

我微笑了，一面攔阻着她那悲哀的瞻前顧後的面孔。她的嘴唇緊閉着。細小的眼睛慄動着。

然而，她站起來了。把破衣裳——新時會是舊舊色的，很快地脫去，把自己的孩子塞進布袋里。然後用着响亮的脆快的聲音向我發問——「你在看甚麼呀？」

她的年齡約在十一歲前後，身子削瘦又細弱。她在萬分注意地看着我，眉毛越發慄動起來了。「怎麼不說話呢？」少女沉默一會兒，又繼續說下去。「你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事情，你還是一個人好好玩吧！我這就要去的……」

這時，她向我這兒走來，臉色有些不好看，眉頭皺着。但是，她却大聲地向我說了——

「你肯拿出一個盧布就可以，還是跟我一塊兒來吧！」

我並未能立刻理解她的意思，當時，我只是預感着一種恐怖，全身都陷在不安中。

她，接近我，把肩膀依靠在我的身上。面孔在逃避着我的視線，又接着說下去了，聲調是那樣的陰鬱又那麼委曲。

「你呀，還是來吧！在這樣大街上靠着客人，你想我會願意的嗎？但是，不願意又有甚麼辦法呢——母親的野漢子把我的衣裳都給穿掉換酒了

你呀，還是來吧！」

我只有沉默，我只有把頭推出去，讓他離開我，但是，她却用着莫名其妙的也是無可奈何的視線窺視着我的眼睛，她的嘴唇在慄動，憂愁的眼睛在眺望遙遠的遠方，她又開始向我勸告，不很大的聲音，滿含着淒涼。

「你到底有意思沒有？你怕我小嗎？你怕我隨時要叫喊的嗎？不會的，你放心好了。以前我雖然叫喊過，但是，現在……」

在沒有說完話的中間，好像滿不在乎地吐了一口唾沫……

我，戴着沉重的恐怖離開了。那未熟的孩子，那寂寞的眼睛，都深刻地記憶在我的心里。



綜論國民經濟的現況與成長

殷煜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轉變了新的情勢，由兩個舊的勢力的對立變成了兩個新的勢力在爭雄。

法西斯被消滅了！整個世界又開始新的序幕，在新的經濟方式的基礎上，建築了新的國際關係。

中國自從經過八年的長期抗戰，並配合聯合國作戰，獲得了最後勝利，而終於解除了日本法西斯的苛重壓迫，表面上似已得到了提高國際地位的機會，但經濟狀況並沒有表現任何好轉，反之却因為長年的戰爭，蒙到不可收拾的慘狀了。但為了鞏固這新的國際地位，中國人民當然應該抓住這絕好的機會，建設現代工業經濟，而確固的立住腳步。以下願逐步作個概括的檢討。

(二)
展開世界經濟的史的過程，自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遂奔放無阻的發展下來，社會經濟的基本生產方式也由手工業工場轉變為機械工業的生產方式了！

由純商業資本時期進而為工業資本的時期，因為利用高度的科學技術，和集中的大量資本，及準備了大批商品的擴大生產，所以自然而然地，需要兩個條件作基礎：(一)原料的獲得，(二)銷售市場的確保。

由於各國資本主義的積極發展，而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矛盾：所謂自由競爭的形態，不能維持最低利潤的境地，遂不得不採取了略奪殖民地的新戰術而演成了積極壟斷和獨占的鬥爭了。

於是世界上的政治團體，所謂國家，形成三種不同的階梯，而構成了資本制生產穩固不拔的礎石的連繫了！

一、重工業國家：利用自國的重工業生產手段和領屬殖民地的原料造出來各種生產工具，對輕工業國作了不缺乏的供給，以殖民地的原料和輕工業國的市場維持一個龐大的經濟連繫，結果在操縱整個世界經濟的把柄。

二、輕工業國家：是二流的資本制生產國家，因為自然條件的不足和人

口的膨脹，遂形成種々の經濟危機，一方面絕對仰賴重工業國家的生產手段的供給和由農業國獲得原料，一方面要掙扎他們的出路，作種々の冒險的試驗。

三、生產落後的農業國：經濟發展階段尚在封建經濟的種々の束縛的保守的條件下維持着低度的家庭手工業生產。一旦被資本主義的大量商品襲擊，乃促成了生產的分解和崩潰，而存在着最大的危險，淪落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去。

四、原始的未開地：幾乎完全遭到殖民地的奴隸的悲運。

近代國家相互間的諸關係可說都由這四種不同的國家群演變出來的。

資本主義由工業資本主義再進到金融資本的時期，他本身的矛盾一次一次的被揭露出來！恐慌階級對立，殖民地爭奪，再爭奪以致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算算矛盾裏最大的表現：重工業國家，和他所附屬的一聯的組織，在爭奪新的分割和獲得。或是輕工業國家連合起來，勉強在改善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彌補國內的經濟破產而進行了挑撥戰爭。

現代的國家：在世界上生存的可能性和增加國際間的領導力量，都必須建築在經濟發達的基礎上。經濟生產力像前面所述又須是生產手段，殖民地市場原料等所連結成的一個生產和流通的循環過程。

蘇聯為改善他們的經濟條件，由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進到了而且追過去世界強太資本國的生產力，遂可能擊破了法西斯的主張而又佔定了當前兩大勢力的一個，實在是並非偶然的。

戰前德意志實行獨裁政治，和國土計畫等積極方策。遂逞強於第二次世界戰爭，雷聲風掣的席捲了歐洲。那麼他的生產力也就是使他逞強的唯一原因。

日本近年來開發東北建設了軍需工業的基礎，而曾一度敢在太平洋上和中國大陸追逐北縱橫跳梁。

可見生產力是一切力量的基本，經濟建設的成果，立刻要影響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存亡的。

(三)
其次再分析一下中國的情況：

從鴉片戰爭一直到現在，中國整是經歷了百餘年痛苦艱鉅的途程。列強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設定勢力範圍和經濟上政治上的不平等條約而以資本，大量商品和鴉片輸入中國，一方面解了家庭手工業的生產，以促成農村加速度的崩潰。一方面通過買辦洋行的階層收奪所有的農民利益。清末的幾年來整個中國遭受到瓜分滅亡經濟破產的種。危機，大抵皆是由這些因素促成。

國父領導革命以來，推翻了專制君主，剷除了封建政治，經過北伐的奮戰又消滅了軍閥，再繼續八年的血戰業績配合了聯合國作戰，完成太平洋戰爭的勝利，又從中國大陸驅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多年盤踞的勢力而得到表面上的國際上的解放。

然而中國本身的經濟情況，自從勝利以來，淪陷區裏的工業生產手段多被破壞，加以大後方的建設是極度困難，且因運輸路綫被遮斷，通貨膨脹等。條件非常惡劣。自從日本投降以來各地生產，均呈停頓狀態，以致勞動者失業，資本零細化僅。靠些微偽物資的轉運流通，以致愈趨沒落。

現在中國經濟的前途正站在復興與抑衰的歧路上，所以雖然已經獲得了強國的新地位實際還沒有強國經濟的生產力的基礎，因為中國在國際經濟上仍然是半殖民地的地位，仍然不能阻止外貨的入超和農村的破產的進行。

並且，中國在戰爭中的地位，是前節所述的第三種的國家，雖然是獨立國但在經濟的觀點上，仍然是半殖民地的土地，不但成了第一種國家所謂操縱世界經濟的主力的重工業國的奴隸；而且直接被第二種，就是輕工業國獨佔了市場把持特權而收奪和分解生產的機構。

在戰後與洋輕工業國的日本，已經被鎖鎖並破壞了生產手段，中國已經脫却了重工業的威脅，但中國本質的半殖民性的經濟狀況不但毫無改善而且愈趨惡化。

戰前東洋國際市場上的輕工業品，向由日本商品所壟斷，美國除了一部分重工業生產品外幾乎完全佔在次要的地位。現在則美國把戰時生產的軍需工業，業已轉換為平時生產，對於中國供給物資當然是取日本而代之。

總之，中國雖然在國際地位上，並且外貨無限地流入，以致整個市場

把權在外人手裡，況且歷經戰爭的破壞，人民生活水準極度降低，並且時發生飢饉和災害，國民經濟前途實在是已達臨了重大的危機。

(四)

中國經濟建設的客觀的條件，如上所述各種情況是極特殊而困難的。並且所謂經濟建設發展的障礙物——封建性，政治混亂，和經濟的素質性橫在眼前，對於經濟建設給了極大的壓縮，不能任其自由推推下去，所以我們當前的任務和目標，應該立刻克服了這三種障礙的因素，開始中國經濟的堅實的建設步伐。

一、封建性，雖然在勝利後的中國，因為經濟的基礎上沒有任何障礙，所以仍然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封建性是和新興產業資本主義社會向矛盾的，在封建時代的經濟基礎是貴族地主和農民所結合的生產關係。封建專制政治，是為保護貴族地主階級收取農民的機構而存在的，等到生產力逐漸發達，商業資本和工場工業生產方式變成社會的基礎以來，封建體制已經是資本的桎梏，同時在封建社會的內部發生了一個極端的矛盾，資本生產方式突破了封建應縮而完成了他的自由奔放的發達，遂發生了政治革命，推倒專制勢力建設布爾喬亞民主政治，並且驅逐了封建勢力的存在了。

在中國的情形則不然，自從一八四〇年訂立南京條約以來，中國遂陷於半殖民地狀態，受到外國政治的和資本的侵略。以後誘發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崩潰，中國是在這過程裏領導農民大眾完成了民主政治革命的。

在中國的所謂布爾喬亞民主政治並沒有經濟基礎的支持，所以雖然經過五四等。的新文化的運動和封建殘餘勢力——軍閥的崩潰的各種鬥爭，仍然沒能將封建的根性消滅掉。

封建性是保守的，獨斷的，壓迫的，反科學的一種屬性。他促成社會停滯和生產頹廢，他表現在現代社會上的是官僚資本的發達，特權者的無紀律，政風的腐化，公務員的貪污，土豪劣紳的橫暴，高利貸的普遍和大眾的無知覺。

為了建設新的經濟，應該首先消滅封建性的存在，給經濟前途開一條平坦的路子。

二、政治混亂，西安事變以來中國各黨各派在抗戰建國的同一口號的領導下，完成了一段小康的合作。但日本投降後馬上便發生了黨爭的問題和激烈的對抗，而造成一個政治混亂的局面。

十八世紀以後的政治形勢，因為適應大工業生產和工業資本發展而成長了經濟方式，資本家和地主階級領導人民大眾發動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而產生了一大資產階級獨占的政治權力，和專政的政治形態。得到了金融資本的新階段以後，所謂被寡頭金融資本家領導而操縱了整個世界的經濟動向，更為解決大恐慌的危機遂挑撥了極大的人類相互間的血鬥爭。

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整個人類社會上雖然適合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要求，但已經促成了社會發生極大的矛盾和慘酷的戰爭了。

為了建設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主主義，避免資本家壟斷和階級鬥爭而要實現勞資合作和「耕者有其田」，所以中國政治形態應適合於這些客觀的要求與國內生產增加國民財富，使所有參加生產的國民，都能直接參加這管理生產的政府機關，把所有的參加生產國民的意識都表現在政治上，即所謂全民政治的形態。

當前中國的政治混亂是經濟建設上的最大的妨害，同時也是必須積極解決的病患。並且應該立刻走「全民政治」的方向，以開始全國國民共同團結的經濟建設的偉業的。

三、經濟的赤貧性，中國人口佔全人類的五分之一，論數字號稱四億五千萬人，然而中國的經濟狀況却幾乎完全是赤貧狀態。

中國雖然配合聯合國作戰，博得了最後的勝利，然而在經濟上的地位，已如前面幾次提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所以在經濟上仍不失為落後的赤貧的國家。

中國的經濟生產的條件因為有廣大的土地，雄厚的資源，和大量的勞動力，所不足的是科學技術和資本而已，短期內，我們是必須靠外力來援助的。

其次應該提議的項目就是建設計畫化，和管理科學化的一個問題。

前已有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主義式的和法西斯主義式的，但中國所處的客觀的諸條件和各國都不相同應該適應中國周圍的情勢和國內當前的需要而進行中國獨特的計畫生產方式。

後者是要適應現代生產方式的就是現代的生產組織是適合於機械的配合運轉的關係和生產上的效能而實行集中操作和集中管理，所以一個巨大的組織，必須具有活動的有機體的機能和作用。為了減少浪費和空耗，同時增加工作效能，是應該實行科學管理的。

內政部登記證內字第九九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第一類新聞紙類
55年11月1日刊行 第二卷 第六期 編輯兼發行

今日東北社

社址：長春：重慶路二一三號
天津：第一區通化道三三號

本期定價三〇圓

中國經濟的赤貧性使中國無絲毫能力開始建設。為了免掉這重大的東瀛是應該而且也不得不如此的。



十年祭

向黎步

十年

先生

你死十年了

十年

變得好快呵

先生在時

吃人的禮教

已在開始吃人

青年

被用水龍頭打

大刀砍

天安門的血迹

到今天還在流

今天

已進步到

機槍和手榴彈了

往年

還偷摸地

頂厲害

也不過說聲

「簡直不像學生」

也不致

向青年

端着槍大聲喊

「殺的就是你」

今天

失蹤，落水

已是家常便飯

有的

當着××抓去了

那以後的日子

就不堪問了

先生

活着時

你憤怒

你說：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今天

成新鬼的人太多了

先生

十年了

十年沒有改變呵

被吃的仍舊被吃

吃人的仍在吃人

但人民已經用血洗亮了眼睛

願着先生的指引

把步子邁向健壯